

史228·2

574.21

部一

4379  
=107

史222  
574  
卷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七月庚午三省樞密院言通判沅州賀瑋奏請本州蠻漢雜居相犯則漢人獨被真刑而歸明人止從罰贖實於人情未便乞將沅州誠州蠻漢人相犯立定年限從法律斷罪下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相度到沅州歸明人除附近城寨處及與漢人雜居處若有相犯或自相侵合依律令敕外有渠陽寨歸明人并去城寨至遠蠻人依沅州一州敕除強盜殺人放火誘略人以上罪並其餘罪犯情理凶惡者送本州按治餘並令本縣寨斟酌罰贖仍改凶惡作深重字其去城寨至遠

並渠陽寨歸明蠻人更候二三年取旨從之  
辛未侍御史賈易言臣竊惟聖朝惠養下民其賜至厚  
凡事有不便於民者無不更張至其安利而後已伏見  
諸路人戶積年逋欠官物名件極多如貸糧種子牛錢  
保借興修水利錢斛之類一年既有數色累年計之名  
件極繁幸而小稔官司檢舉催索源源不絕罵詈馳迫  
若無所容隨其多少與之煇食方肯少寬期限其間力  
可輸官者鈔寫年月所欠色件多少之差所費數倍重  
以過期追呼決責曾無一日休息之路況有卒歲安飽  
之望乎甚可傷也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令戶部條  
析積欠名件取其三年以外者一切蠲除則田里無愁  
嘆之聲而州縣大減追擾之弊矣貼黃催理積欠雖有

分科帶納之法然累年名件實繁民力彫困償還未逮  
州縣迫於程限須行催索終是少能收納至如去年一  
槩添錢折納所入絕少以此言之官方徒費行遣民下

但增騷擾不若蠲除以寬疲瘵且使斯民蒙被聖澤無  
窮盡也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又言臣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

傷奏乞斛斗賑貸朝廷惻嗟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  
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貫俾救其患聖

恩深厚與天同大矣臣每接士大夫必咨訪災傷次第  
皆云浙西自去冬太湖積水不退今春多雨民田水潦

既深有妨耕種五月以後方幸晴霽先擇高田中平處  
布種忽於六月初間大風駕起海漲壅障江湖水勢漲  
溢內蘇秀湖州泛入城中滄浸居民廬舍出於倉卒人

意所不能測下戶生計橫遭漂蕩至有食生米發疾而死者甚眾不數日湖落水淺農田漸可耕墾兼本州自亦依條發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二浙佃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上以寬兩宮焦勞之念下兼以塞小人欺弊之源暢然施實德於民無敢僥倖苟且希合矯誣之弊貼黃二浙比年財用空竭雖常平錢斛所存無幾今來方是秋初偶因風潮有此水患若不預行申救竊恐部使者意懷觀望專以支散數多邀求賞擢向去歲月尤長何由周給果能盡其誠心為朝廷責實則所賜錢斛或遂有餘因可以備預不虞其利甚大

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

日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密疏係七月十二日臣竊訪

恐誤今附十四日後

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絕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漂蕩浸溺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自有可種之處其說紛紛不定而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以種作此說差多然此未敢必信也臣前日上殿恭聞太皇太后陛下聖問憂勞惻怛首及此事臣因退加審察所聞如此臣竊謂情偽不明最為國之大患今一方水災而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不察臣謂宜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

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  
謬妄卽乞重行降黜兼勘會朝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  
斛斗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爲不多若見  
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爲長遠所  
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若計置不前則惠不可及民  
有餓殍若用度可足而又挾勸誘之威則害及平民凡  
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臣謂宜令賑  
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  
待報者雖一面施行亦須使其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  
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庶幾上稱朝廷勤恤民隱  
之意

已卯左宣德郎呂大臨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

爲正字大臨大防弟也先是大防謁告劉摯謂傅堯俞

蘇頌蘇轍曰明日與大臨了卻正字差遣皆曰諾及退

王巖叟獨移簡摯曰命出必有竊議者恐於朝廷於公

及其人皆不爲美事摯答曰敬服逾兩月卒與觀並命

八月五日賈易云云六日觀罷新命劉摯日記云二十  
二日除日呂大臨秦觀並祕書省正字大臨左揆之弟  
有學行觀能文有氣節向亦遭嫉嫌攻以曖昧事除日  
下舍人初欲論觀事後遂已東臺亦過矣按摯所稱舍  
人及東臺當考姓名時范祖禹朱詔曾肇中書舍人  
光庭爲給事必光庭嘗有論列

除命勿行先是給事中范祖禹奏曾肇兄布在熙甯中

與呂惠卿皆爲王安石腹心造起新法變更祖宗舊政

埽地而盡權勢薰灼其門如市肇因緣附會揚歷清要

陛下嗣位兼收人才擢肇侍從御史王巖叟彈奏至十

餘章朝廷終不聽前年黜責蔡確諫官吳安詩又言彭

汝礪營救蔡確中外皆傳為肇所使梁燾劉安世亦累有論奏肇以此乞外任出知潁州肇在熙甯中立朝則如彼元祐以來人言又如此肇有詞學不後眾人使之自立何患不達而前則附會安石後又陰助蔡確今除中書舍人乃肇舊職誠不為遷然士大夫藉藉皆以為不可臣恐公議不協煩言交興伏望聖慈更賜裁處令肇且處外任官所以安全之也 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臣竊聞除曾肇中書舍人告命未下物論已喧案肇進不以正臺臣嘗具論奏臣不復縷陳請止以肇昨罷中書舍人時事言之當蔡確怨詛之時忠良共憤而肇陰贊大臣力為營救欺賣同列內藏邪謀尋為諫官交攻肇自知其迹不安遂堅求引去當時雖不露其顯狀而

諫章具存今復使還舊職必將有力於確黨況肇已在侍從不為不達但朝廷近職宜得端亮之人儻使陰邪漸據要津得無害政且確有無君之心義當棄絕而肇主謀營救則不忠於陛下矣陰同議論而獨不公言則不信於朋友矣使如此人得在要地則忠信道絕況將害政者乎伏望斷自宸衷特罷此除命以厭正論劉摯 祖禹駁肇除命八日降出十三日又除出祖禹蓋兩奏也 肇既罷權刑部侍郎彭汝礪言臣竊聞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兼留守司公事曾肇近除中書舍人言者謂肇元祐四年與臣在後省同商量入蔡確文字臣曾具章疏肇即無論列臣獨坐罪去謂肇賣友不當復用肇改命竊緣蔡確事從初與肇所見不同及確開析狀至除分司南京肇已移給事

中是時惟臣當制肇自無因與此言者不見首尾遂以  
賣友之罪加肇自初出徐州時及至還朝每有人以此  
問臣卽一一具以實告且使肇初與臣同其後輒變須  
臣言之人乃知之幽明不可欺初本無是事臣安得作  
是言臣初無言人乃欲以疑廢肇失矣肇學問有根本  
識慮通古今頃司誥命多所規正緣此不用人情所惜  
臣數以愚妄自干典憲猶蒙洗濯復在近侍安坐飽食  
一毫無補仰慚下忤靡所遑息今復以不肖下累賢能  
之士不用上使朝廷之賞罰失當臣罪將不勝誅矣惟  
朝廷加察焉臣聞之人主之治天下而能役使羣衆俾  
爲正者知所勉爲邪者知所懼凡以賞罰一失其當則  
君子小人將各失其所其弊蓋有不可勝救者詩曰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於人君其進退雖微必察也  
此不可不謹惟陛下曲留神明回照幽隱使在位者不  
以無故廢則是是非非明白善善惡惡審而民服矣或  
曰人方排肇肇命又已格徒與肇辨無益且有咎臣曰  
人蓋未嘗知之也須臣言而乃明也臣而安之是實肇  
惡於天下也君臣朋友於天下達道不獲於朋友亦無  
以事君矣臣知義而已從違禍福臣莫敢知惟陛下幸  
察不報劉摯敘肇事云肇博學能文前年責蔡確中書  
舍人彭汝礪頗告人曰肇教我始助我議欲繼奏今  
不奏是賣我言者取其說肇不辨求去汝礪去年召還  
肇又一年召而夕扉猶以爲不可何也汝礪有韓范之  
助故也衆謂肇沈深難保議者頗疑之不欲其來謂其

陰很異日為害必矣汝礪雖異論然淺戇易見不足慮  
摯今日略於上前論之以謂二人賢否邪正皆未論但  
上書救蔡確者汝礪也謂肇教之者傳聞之言也汝礪  
才一年即召肇二年乃還舊物反不可借使教之有迹  
猶當行遣一等況出於傳聞乎是非不明使行黜責恐  
無以服天下實繫朝政得失肇今當且罷然今後如此  
事須當先辨是非乃行賞罰庶使人無冤枉亦以塞朋  
黨傾陷之事諭曰極是極是肇不得於要人不一略無  
助摯言者 監察御史安鼎言乞宗室小功以下親並  
不迴避遇有公事依申牒同職官條施行詔吏部立法  
以聞 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  
說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錄黃曰臣謹按唐代宗大厯中

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  
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縣令宰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  
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  
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  
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  
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  
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  
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  
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  
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  
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  
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說上意



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朕適者不思卿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惟恐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事以緩君心之憂也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此乃國家之根本陛下一方之赤子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耗散倉廩坐失

租稅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井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為晚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舊錄于此書云侍御史賈易言浙西災荒朝廷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判官楊瓌寶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賑濟所乞明詔本路具災荒分數賑貸次第以聞而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言兩浙水災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司及蘇湖等五州令具逐州水災下本路及縣村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幾何并具詣實以聞及乞令賑濟司凡大事并申取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即許專行訖聞奏從之易畏奏已全見十四日舊錄於易等疏頗加刪潤恐失事實要蘇軾自辨及范祖禹封還為據新錄與舊錄因仍無所改尚書省言江西湖南路按察司相

度乞將邵永州城并兩州管下諸縣鹽課利額並一槩混同比較從之

辛巳尙書省言請轉運司應糶斛斗而闕本錢者報提刑司撥借朝廷封椿錢據糶到隸提刑司拘管方得借次料轉運司依元價椿錢盡數封撥遇豐熟可以廣行計置提刑司以朝廷封椿錢支撥一半作料次與本路轉運司置場於沿流及要便處乘時收糶逐旋關提刑司封椿計會轉運司依條以新易舊若轉運司要用聽依元糶價先椿錢見據數兌撥其未椿撥價錢輒支用者論如擅支封椿錢物法從之又十一月五日御史中丞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敕文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量添錢糶價貴量減錢糶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

長吏及監糶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糶據用過錢本等第酬獎臣竊惟元祐初年懲散斂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糶糶爲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風靡寬緩政事苟且雖有上條止同虛文民間每遇豐稔不免爲豪宗大姓乘時射利賤價收蓄一有水旱則物價騰踊流亡餓殍不可勝計而官司謹守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故自二聖臨御雖恤民深切蠲除賦斂尤多以理論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凋敝甚於熙甯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數千萬貫率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貨千百萬貫流布民間糶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艱難困匱反甚於前

不足怪也況穀賤則貴糶穀貴則賤糶豐年不至傷農凶年不憂艱食公可以實倉廩私可以抑兼并安國裕民無以過此矧當今日錢重物輕之際行之尤切時宜兼今夏雨澤需足秋稼茂盛豐登氣象所被者遠是宜振舉成法預作措置契勘元條雖有賞格而恩澤輕微不足示勸亦無責罰指揮故當官之人得以因循怠惰今若丁甯督責及將元條修備庶幾可究其弊欲望聖慈指揮尙書戶部下諸路提刑司合州縣先次計置倉敖今後每遇物斛收成日廣行收糶逐年終具糶本并支出糶到色額數日價例高下畫一申尙書戶部點檢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不能用心收糶致穀賤傷農并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糶

濟助人戶者並從本臺糾奏嚴施黜責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厚及添入糾奏黜責一節所貴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通民力舒緩倉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代聖政敦本厚生富而後教之意貼黃元祐敕諸州縣長及監糶常平斛斗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糶據所管錢十萬貫以上用過糶本四分七萬貫以上五分五萬貫以上六分三萬貫以上七分與升一季名次以上加一分各與第五等酬獎又各加一分者與第四等酬獎第五等酬獎係升半年名次第四等酬獎係免試如此則所管錢三萬貫以下并用過糶本八分未有法及州縣不當與糶官一例酬獎須用減等之法可得允當伏乞指揮一就重行修定

幸甚 八月八日可考

甲申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言乞旌擢左奉議  
郎通判建昌軍徐壽監司差遣詔壽通判荆南壽徐三  
省言太常博士趙叡奏本朝親饗之禮自明道以來即  
大慶殿以為明堂蓋得聖人之意至於有司攝事之所  
乃尚寓於園丘蓋自唐初失之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  
殿其間屋地頗寬乞將來季秋大饗明堂有司攝事只  
就齋宮行禮從之 禮部言太常寺狀祀儀協律郎詣  
天地宗廟逐次登歌節奏舉麾其大中小祠並不與竊  
以樂工歌詞樂器之類行事官升降往來之節若協律  
官不與何由檢察并遇祀祭或同日數祭闕行事官並  
申吏部差待次官充攝乞自今祀祭用樂處不係與享

祀天地宗廟同日外其祠祭闕行事官即諭協律郎充  
攝及因便審聽樂曲餘闕申吏部差官從之 尚書省  
請改葬親屬須新穴先備具改葬之因并所在申縣按  
實方聽改葬若身係品官或被葬者有子孫為品官而  
改葬照驗分明者不在此限從之 是日三省樞密院  
會都堂議西界分畫事而王巖叟以為智固勝如蘭州  
之形勢又膏腴地夏人所必爭而蘇轍自為中司即論  
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忠彥在可否之間通遠  
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盆堡夏人皆欲就  
逐城打量二十里為界而轍與忠彥又以為當然熙河  
帥范育以為智固勝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至今兩巡  
檢未嘗廢而夏人妄以為邊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

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垒而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逼通遠大路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爲然獨轍與忠彥直夏人語既而夏人以五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崖巖殺敵而去又寇涇原衆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隆德寨范育累疏欲乘此進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大城努扎巖叟深主育議衆議以爲方移檄詰問夏人未可遽作遂下詔約束育等及是夏人答所詰問猥以十萬爲些小又沒涇原之事不答然別無悖慢語乃議令如初約遣使至熙州商量又議朝廷遣官諭育衆以爲誰可巖叟曰樞密院編修官蔡駟可遂遣駟往初

轍與忠彥欲將七巖經毀之地皆與夏人巖叟力爭曰遂與則迫脅之計得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夷狄并移簡呂大防大防答以當聚議及展圖議分畫大防曰如此卽不可比來侵犯使將形勢要害去處分畫與彼有傷事體卻將曾應經西賊侵犯去處一例廣行拘占此亦不可欲如此約束衆以爲允乃於畫一後入數句云朝廷若曲從至此約束衆以爲允乃於畫一後入數確然不易之意以絕覬覦無厭之心巖叟又請合駟就便點檢催促熙河路糧草五年之蓄大防等皆曰可蘇子由自勝如蘭州之形勝又膏腴地夏人之所必爭而議智固勝如蘭州之形勝又膏腴地夏人之所必爭而蘇子由自勝如蘭州之形勝又膏腴地夏人之所必爭而師樸在可爲中司卽論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榆木垒堡西人皆欲就逐城打量二十里爲界而子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

與師樸又以為當然而熙帥范育以為智固勝如二堡  
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延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至堡  
而夏人乃欲并遠一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通遠木至堡  
路如獨子由師樸直夏人語五之勢知邊事者莫不遠西  
為然通遠之北壞七崖嶼殺敵而去初不五萬寇定西  
原東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隆不言數又寇西  
疏請乘此進堡寨照未可遽作至隆諾特大城勞扎衆  
議以爲方移原之詰問未可遽作至隆諾特大城勞扎衆  
些小又沒涇原州商量又議然別無悖慢語乃以議令萬爲  
約遣使至熙州編修官蔡朝廷遣官論旨熙師衆以初  
遂欲將七嶮曰本院編修官蔡朝廷遣官論旨熙師衆以初  
則迫脅之計得行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夷狄又  
以簡開諷呂相呂得相答曰明當平決既聚堂展圖呂公  
日欲便行此言即不傷事體亦允於畫一後入數句云朝  
去處一例廣行拘占衆難更依詢使知此確然不促之朝  
犯若將來曲從至此決難更依詢使知此確然不促之朝  
廷以絕觀無厭之心余又請令駟因便城勞扎別見  
意路糧草五年之蓄二相皆曰可蘇轍議城勞扎別見  
七河未與此不同當參考五月己未朔巖叟云當并

考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言臣自杭州召還以  
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畱中省覽傾  
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  
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  
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  
臣聞賈易欲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  
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  
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  
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搖惑  
臺官安鼎楊畏并入文字以爲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

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很不  
敢不行賴給事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  
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  
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  
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  
更不敢以實狀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  
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肇畫救濟非不丁寧而易  
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  
不言黽勉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攝服甯違二聖指  
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  
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  
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

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  
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  
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  
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畱中省  
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

丙戌以左班殿直楊晟臻爲供備庫副使知誠州

丁亥戶部言提舉出賣解鹽司年計出賣鹽一萬三千  
席準敕於前一年冬季內並赴池場請搬盡絕緣期限  
甚促搬運不及詔改作前二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知開封府范百祿轉對言三事其一曰臣伏惟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內乂安邊隅弭兵革之災田里無狗吠之警耄老倪稚咸樂其生德之休明古治何遠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設率循祖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莫不共知此說豐功美實何可殫陳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是歲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清化五年十一月眞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子監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師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下天縱將聖日進於道光明緝熙體合自然聖學之積可謂勤矣然方領矩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竭蹶而來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鑿輿之音而望屬車之塵意者陛下專事講筵游心經史而祖宗以來至天聖故事猶有未遑暇及者乎臣愚欲望陛下特詔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機之暇而賜臨觀焉令耆儒博士橫經進說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伏惟聖慈畱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貼黃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率事反

命注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其二曰臣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闕上章不得須候次對既又命尙書省集官議其可行者則行之爲民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畱中聽言擇善之意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也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僚當轉對者每次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祖爲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今

昔有異心迹未侔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竊惜言路之未廣而惜人情之恬默苟有所未聞積爲蔽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於衆蹈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諮於人言則何以臻茲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其三曰臣伏以每歲四立及中央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祀也古者天子皆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從事而導四時之和氣焉周官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

位此天子以親之而大宗伯攝行其事之明文也二漢以來公卿迎氣四郊見於史冊後世去古浸遠鑿與一出兵衛扈從經費從之誠不可以數也然而因仍故事至於今茲人情狃於苟安禮意怠於沿襲頽弊日積翫爲空文每四立季夏名曰大祀比之中祀其實不及吏部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以至贊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視中祀行事者之例乃七月辛未立秋西郊祀白帝與同日西方岳鎮海瀆之祭是也臣竊得之道聽以爲岳瀆八牢而西郊止於四牢膳胙差殊審其如是而望誠忱感通帝神歆止不亦異乎乞下禮部與太常寺官講議當改而新之凡曰大祀宜以公卿攝事餘皆重其所使而必致其敬與禮焉庶或饗之以導致

四時和氣詩曰昭事上帝又曰敬恭明神書之稱曰恤祀又曰愆祀其戒曰謂祭無益又曰瀆於祭祀蓋神必敬尊而不可慢祀宜謹恤而不可瀆也伏惟聖慈丁寧訓飭而釐正則國之祀典於是乎嚴矣臣蒙國厚恩待罪內史京師浩穰日恐不逮以煩吏議比來侍從獻替之職荒落不修誠懼亾以報稱萬一今視朝轉對槩循故事臣之愚忠尙冀有益毫髮不敢空爲文飾以應儀範而已今所陳三事皆祖宗典故先王陳迹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采衆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惟是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路或有補云 是日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奏疏論前知樞密院安燾不可復用內降實封付三省

燾前以母喪去位九月朔當除喪即告故也

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閏八月八日乃進呈

同日又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摯私

志其事云初除觀爲正字用君錫之薦既而賈易詆觀不檢之罪同日君錫亦有一章曰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今日君錫之疏曰二十七日觀來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傾中丞也今賈之遺行如觀者甚多中丞何不急作一章論賈則事可解觀之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緣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觀訪臣既去是日晚有王適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一事其一

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災傷如此而賈易楊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考慮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論駁以謂當聽其賑卹不可先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爲一言臣以爲觀與適皆挾軾之威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夫君錫之薦觀也非本知觀也未拜中丞時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緣此習熟既爲中丞鞏迫合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易至亦以君錫薦觀爲非會觀有正字之除易率先一章君錫遂翻然首之首觀可也今日之章似乎太甚君錫與軾極相友善兼所傳言無他禱請遽白之朋友之道缺矣不白之於義未有害也

摯謂君錫深惜此舉議者以君錫爲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

已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宰臣呂大防等奏曰昨蒙宣諭禮官等奏謂內有可行有不可行未審今來降出臣等裁定文字如何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定已是得中可行大防等曰昨曾誥及勘婚一事臣等尋於祕書省取索見行文字看許多是民間俗禮恐國家大禮難以盡依據莫若擇所繫至重者卽回避其餘小有拘忌似可除去若太拘忌恐近下臣僚家或有相當者而門闕不相稱尤爲不愜太皇太后曰然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或致論議卽追悔不及須當詳處昨卿等曾言欲於后族之家取索家狀近向家供到未有相當者

高家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采擇者亦乞早定議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爲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亦似不思大凡人家女子養於閨閣賢與不賢人安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繫其人之福力可勝只如仁宗皇帝選納光獻日一人宮中便定當時亦不豫知其賢德後來母儀婦道輔佐功烈絕超今古雖是聖賢異稟亦由仁宗聖明福德之所招感豈人力也英宗初爲潁王納妃揀選近八十餘家最後向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稱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由皇太后福厚所致大防等曰唯聖意裁擇早有定議不勝大幸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懷也御史臺太常寺言諸陪祀事官祀前七日起尙書省辨色知班引百

官至侍郎次兩省常侍以下次節度使至副率次御史臺官次侍從官次一品二品文官次禮直官引贊官分引執政官以上各就位掌涖誓戒如太常寺儀讀訖協律郎奉禮郎太祀郊社令太官令先退在位官皆再拜乃退從之戶部言乞下陝西路轉運司將香藥鈔止得算給客人外其在任官員等及公使庫并其餘官司並不得假作名目算鈔如違並依官司以回易公使等錢收買販賣鹽引法從之無新又言河東路都轉運司奏請一路條敕有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如本路州軍和糴糧草等諸縣典押書手作弊移減石束之類其犯人並依二稅條斷遣雖該赦降更不原免甯和橋窠坐兵士衷私差占役使並科違制私罪赦降去官不免如

此太重並乞刪去該赦降去官不原免之文從之無新

太子太保致仕李端愿卒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

儀同三司仍以旌舊為神道碑額端愿獻穆公主子好

交喜名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慨然數論天下事

晚得目疾聞有時事抵掌談說聽者忘倦蔡確母邀駕事在八月二

十四左朝議大夫王彭為刑部郎中左朝請郎禮

部郎中集賢校理崔公度為徐王府侍講左朝請郎

祕閣校理徐王府侍講喬執中為徐王府翊善侍御

史賈易言臣讀唐史見皇甫鏞姦邪陰結權倖以求宰

相崔羣數言其不可用既而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羣

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明皇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謹輔以道德蘇李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

其後遠正士昵小人李林甫楊國忠恃寵用邪則天寶

為亂世謂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謂罷賢相

張九齡專任姦邪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

所繫非小辭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惜乎如憲宗剛明

猶且不悟卒相鏹以兆禍亂臣愚伏思忠臣不顧其身

欲竭情盡智以安宗社而忠未必見信終以為無補可

為慟哭臣於今日遭遇聖明擢臣於仇怨忌嫉棄捐之

中任以紀綱之地是臣效死報國之秋也然則何所顧

避而不言乎又況豺狼當路將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啟

危亂者臣雖朝彈暮黜死無所恨伏冀聖慈幸聽而加

省焉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諛言殄

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謂不應格仁宗顧

實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四十一

六

七

八

九

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  
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滌擢任司諫是  
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  
然無實方二聖開廣言路之初示天下以不諱幸免其  
罪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狹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  
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爲  
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然其善爲詭譎以諂交固黨  
至於用巧得爲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  
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覲爲附蔡  
確則恨其嘗言蘇軾譏毀祖宗論者皆爲王覲任諫官  
日排擊衆邪因以擊確纘惇瑛播在人口至今爲美談  
其言豐稷爲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斥言中執法轍

言汝又上官均告辭止日言事失當而不深詆之也論  
者皆謂稷之素履可爲搢紳矜式博學可爲士人師仰  
以范純禮爲無所建明忿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  
供職以苟俸給之事論者皆謂純禮此舉深明朝廷典  
禮可使臣下廉敬無違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畧也  
間有劫其屬官使言者尤爲非義不可悉數陝西地界  
識者皆知不與爲是轍則助其蜀黨趙鼎徼幸私己之  
邪議力非憂國經遠之公言進議張利一軍帥陛下察  
其不當許將力陳亦嘗爭之不得而轍則乘其同列不  
平之隙陰使秦觀王鞏往來奔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  
許將旣而遂竊其位義士扼腕仁人切齒爲其背君父  
而營姦利也知王鞏有罪而假託司馬光方欲擢用之

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  
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尙蒙恩宥全其  
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  
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  
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楊州  
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  
二首換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  
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  
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  
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  
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  
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

固常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  
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  
甯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  
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  
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  
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  
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  
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  
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  
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用之則必召亂  
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  
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



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蓋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甯七八年之患彼年饑饉疾疫人之死亾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檢按其不法耶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畱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

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轍有力焉而臣之樸愚不喜詭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況蒙陛下天地大恩未能捐糜以報萬一嘗欲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豈可見事虧聖德政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歎息是臣負陛下也臣雖萬死無以塞責惟不顧禍患盡誠極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所愧憾也伏望聖慈覽觀用人得失所繫輕重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貼黃稱神宗以不世出之資勵精求治追迹二帝三王之盛德樂與賢人君子共立太平之基而聖鑒高明察知軾轍姦險用之必爲天下患故疎斥而不用兩人者相與誹怨無人臣禮先帝以其文

藝小才猶且生全之自元祐以來寢歷清顯蓋非二聖  
一旦尊寵之特異於先帝也臣固知有以誤陛下聰明  
者今其邪心悖志見於事迹者如此尙可忍乎臣雖糜  
爛鼎鑊膏血鍤鎖不敢言也又稱軾轍不仁善謀姦利  
交結左右百巧多門臣區區賤愚激於忠義列其邪惡  
必有出力營救之者臣獨仰恃天日照臨無所回曲庶  
幾公義可申爾此疏新舊錄俱無據元祐章奏第一册增入易以戊子朔奏  
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

三省官此據呂大防家所藏詔札

辛卯執政奏事罷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此據王巖復

封易疏進入此據大防家所藏奏藁八月四日與摯同

初二日降出賈易文字台實易先有別疏宰臣執政於

延和殿簾前進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  
進入退復具奏曰易疏云比年以來登用二三執政物  
議詢然未以為當或巧宦詐忠徼倖苟合或齷齪取容  
自名寬厚又云雖莫敢為邪以害政又貼黃云自二聖  
臨御以來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哲端良森布朝列臣  
詳易疏既云朝廷登用執政多非其人致物議詢然矣  
卻云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良滿朝伏緣聖政之要當  
以用捨大臣為先若用執政不當則累聖政多矣何由  
有日新之說執政既不當則公義亦從而淪墜矣何由  
有日勝之說執政既非其人則所進擬人材必非俊良  
矣又安得有森布朝列之效易疏云執政者巧宦詐忠  
徼倖苟合又云莫敢為邪以害政其人既巧詐僥倖矣

安得不為邪以害政既莫為邪以害政矣又安得有巧詐僥倖之說臣竊詳易疏前後異同自相矛盾大抵以朝廷今日政事為非且執法之官既知執政巧詐傾邪自合明具封章指陳實狀論其過惡必擊去而後已豈有不立主名謬悠陳述而但乞朝廷謹擇而已既乞朝廷謹擇大臣則是止欲納忠於上無所干於有司而易疏貼黃卻乞降付中書省易久在朝廷豈不知除用執政非三省所預所以然者其意蓋欲買直於人使聞之者不安其位而後行其私意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為仇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之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臣雖忘身犯

怒為國去邪固不敢苟避怨仇為偷安之計然如此人

與之同朝共事臣實難安伏望聖慈深賜詳察六年二月二十

八日賈易自淮東憲復除殿院此奏云易來自東南則此疏乃六年事當在八月一日以前今因劾蘇轍附見

此奏按雜錄第四册有此奏不著姓名既非劉摯必呂

大防也是此奏不指執政姓名故大防或摯有此論列

後劾蘇轍大皇太后因以劾章付大防摯是日執政

理勢政因如此然疑不敢著更須考詳

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

語事晚間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

及朝政臣非久亦當引咎請外已而大防摯畱身稟昨

封易疏宣諭曰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易誠

過當然若遽責降則恐言事臣僚不見因依定須論列

今若早欲定疊不若并蘇軾兩罷為便可之仍曰易勿

太優摯因奏言事官須審聽人言語次第易爲人所使今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摯謂易誠剛果敢言然自再召盛氣而至旣至頗爲羣衆以直臣許之扶昇擡駕咻之以事而易橫身任之殊不知彼咻之者各自伸其私耳曾不審擇之乎識者固已危之亦有以是忠告之者今果以忿峭言不中理而罷比年言路風采頽塌自易之至翕然聳人望輒不閱月不自謹重徇人而去殊可爲深惜也軾高才使少循步驟誰能過之者夫知自貴蓋有道者之事古人所難也又謂易論軾轍皆掇拾舊事前後言事官嘗所論者軾雖無事然卻有趙君錫所陳王適云云乃實迹故兩罷之王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穎

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廣州先是一日內降批付三省軾累乞外任可依所奏易言事失當可與外任也 是日輔臣聚都堂蘇轍道其兄軾意於呂大防劉摯聞昨旣有旨與外任而諸公欲以南京處之固幸甚然王鞏在彼恐兩有未安與之友善必於公家有難爲願得陳穎之類幸也乃同入文字以軾知穎州易知廬州奏失當事無文字實迹欲更帶出止作平除蘇頌云承旨罷當除端明殿學士衆云今罷畧有因依不若平去省事也乃復爲龍圖閣學士旣而軾熟狀書可易狀批云可用早來降出鄭雍文字作施行蓋熟狀云失當事無實迹故也雍言君錫前此徇人輒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與王鞏款昵鞏去京趣詣船

別鞏姦諛柔佞之人不足以執憲中司又言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忿在臺惟務劫持上下要合已意昨除曾肇中書舍人臣等與君錫議欲同論奏易輒云韓維之黜肇能封還有逆龍鱗之直按維執政多引親戚陛下察見私徇令罷之肇何所補乃謂肇逆鱗蓋肇與韓氏連姻而易出韓氏門下故如此爾易大率所言多爲韓氏報恩怨又臣昨論王鞏不檢事訪聞朝行中書易必不放鞏鞏云易必不敢蓋易與鞏嘗同燕游靡所不至易果無一言乃言兩浙災傷乞加究實此皆私意使易在朝必無安靖之理又鄱陽知縣梅昌宗訴易在梅州問昌宗求婢不得攜拾昌宗具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特行譴逐是日先以雍二狀并軾待罪章付三省翌

日三省奏易事論云恐無名罷去用鄭雍狀如何同奏云自來移改言事官內外差遣不必盡有罪名雍狀所論易事皆非大罪其論災傷自合如此其云出韓氏之門多爲報仇酬恩亦無實迹至如言易曾買梅昌宗婢不得挾恨發其罪此又未經按實恐難用雍狀又曰向來臣僚累言須辨是非今無名責易又恐未是兼雍所言皆道著易罪劉摯奏曰必欲有名只依久來例用昨日批旨云言事失當亦不妨可之呂大防曰旣如此卽廬州恐優蘇轍曰廬帶鈐轄太優兼聖諭欲辨正其罪委是好事摯謂轍所以云云蓋不知易所以忤旨別有故於轍亦自有妨礙遽欲重易之責曾不知嫌當避也又進雍論君錫太無執持見人道秦觀好便舉卻見人

言觀罪便首如此莫難住也呂大防曰欲別擬一差遣  
 劉摯曰恐難用一諫官言便罷中丞進退亦繫朝廷事  
 體傳堯俞曰莫少俟之君錫必與雍難共立須至陳乞  
 候至時指揮可之退集都省擬易壽州而轍尙不肯簽  
 以壽爲優再三言之大防曰如此得也兼與公有妨礙  
 轍曰不過是曾言轍持密命告人之事爾摯以爲轍蓋  
 不知易有大軸也又豈不知易事連軾乎蘇賈之仇可  
 駭久之轍乃肯簽壽州文字初六日事呂本中雜說賈  
 甚偏視二蘇如深仇建中靖國間召至京師每謂人蘇  
 軾若不去時陳衍須作內樞密使東萊公謂易曰二蘇  
 某不敢知果如公言則宣仁爲何等主邪易不能答東  
 萊公本中父好問也因摯云蘇賈之仇可駭附注此

易尋具申三省以州名犯父諱不敢冒居乃復改廬  
 州奏入畫可日事翌日又諭輔臣以廬州帶鈐轄恐

太優莫若只與壽州同奏父名在禮法當避而二郡地  
 望相若鈐轄止是巡檢司兵甲賊盜又諭曰廬終是優  
 只令往壽卻不避父名可也退追易廬州救而邸吏云  
 已發因奏知候垂簾別議此宣諭在十二日  
 今掇出聯書之後兩日  
 輔臣又稟易廬州事諭曰只帶鈐轄再三開說自來多  
 常調人知州見今是常調俞希旦兼難得去處又須移  
 動乃可之既而御史楊畏虞策皆言易不當爲廬州上  
 亦必欲改之易竟改宣州易改宣州在十六日癸卯今  
 聯書之仍別見於癸卯日  
 蘇軾之未除潁州也上章自劾其章云軾章同鄭雍  
 二狀以五日  
 付三省蓋四日所臣今日見弟尙書右丞轍爲臣  
 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  
 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  
 賈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忝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卽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明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畧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旣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

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卻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卽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爲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城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目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惡易所

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適亦來見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畧云臺諫給事中互論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畧無一言乎臣又語適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適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謂觸忤君錫遂至於此此別無情理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

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時君錫

與易又各先有章論軾題詩時章不降出軾初未知也

易初二日大疏已論軾題詩事大疏惟大防兩人既得

旨與外任其日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適事云臣近因秦

觀除正字言其刻薄無行不可污辱文館翌日中丞趙

君錫與臣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賈侍御

文字言觀首云邪臣得位則引其類充滿於朝是擊中

丞也便請中丞卻言賈易有罪與觀無異如此則事可

解矣觀既去近晚有主簿王適來相看乃出蘇軾柬帖

別紙云專令親情王適去相見希亮察其王適遂道蘇

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為朝廷設風憲之任

見小人濫進安得不言今以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



御史自相攻擊以眩惑人主取笑天下已具此論矣臣竊伏思念陛下擢臣使在言路必欲臣無所顧避為朝廷分別淑慝有如秦觀險薄無行所為不逞天下莫不非之既見其寔長而臣獨畏蘇軾兄弟彊復故噤口咋舌不敢直言則是臣上負天日死有餘責及乎忠言一出則怒鋒如火直欲破臣為齏粉果使狡計得行孰不震懼雖甚姦惡賊害端良至於迷國滔天無復敢言者可不痛乎若臣有毫髮自為身謀豈肯犯觸巨猾以速謗禍邪伏惟二聖保佑忠良開廣言路至公無私鑒其邪枉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庶俾枉直分明典刑不紊臣退入三泉死無所恨貼黃蘇軾兄弟陰結權倖分布腹心伺察中外苟有與之少異者

必能中傷摧辱故貪利小人競相趨附而秦觀狡獪尤甚當其鷹犬之寄同惡相濟謀害正直不顧國家利害朝廷得失以間諜趙君錫使與臣自相攻擊此一事驗之可察其底裏惟在聖明深念小人亂邦之戒特賜辨正天下幸甚編類章疏易奏以八月五日今并刪本日章入不報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易前此曾示臣一大疏攻彈軾轍今不辨是非遽罷侍御史無以示天下至公又言臣昨論於先帝上僊之初作詩喜幸乞正典刑及易劾軾之罪不可使之外補事體至大並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確之事坐不言與救解自宰臣以下罷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責臣子之背公死黨使天下明知無禮於君者不可不急擊而必去之也今易憤軾之負恩懷逆首行

彈劾而言纔出口反蒙貶逐豈非與前行事大相違戾乎蓋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豈可確則流竄遐荒軾則一切不問太皇不行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爲子者也有臣懷悖逆之心形容於言辭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將何以教天下之爲臣者也伏望二聖質以近事早賜睿斷以解釋天下之非議 又狀申三省乞敷奏面請降出易章明作行遣後二日內降君錫兩章付三省并諫議大夫鄭雍右正言姚勔論君錫各一章雍論君錫傾邪柔佞風節不立供職之初卽言百僚見執政官謁禁蓋向來宰臣欲求自便故設此禁君錫觀望言此衆目爲趕客中丞在臺中惟持兩可昨

朝廷方用臣言按王鞏不檢事君錫與鞏盃酒相從獨不言鞏仍詣船別之望斷自宸衷竄逐以警在位 又論賈易以爲君錫弱易強君錫薦秦觀旣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汚文館君錫卽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 勔論君錫本無風節偶置從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憲內外駭聞及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觀才美旣極薦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捨翻覆貽笑多士 翌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交章蘇轍進曰伏見趙君錫狀言與賈易各論臣兄軾作詩事臣問兄軾云實有此詩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旣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寺門外道傍見十數父老

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中心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爲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下殿既進稟論君錫莫須罷中丞相公懋莫且要朝廷事甯貼君錫少持守兼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爲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爲朝廷大患故貶之其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爲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君錫卻實是端人但此事首尾思慮不至論曰亦深知君錫好人只被賈易所使自家執守在甚處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軾一文狀論曰莫

不銷摯曰此事不可便已朝廷須要做箇行遣他日未免人指點今可令軾分析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待制爲吏部代李之純尹開封開封范百祿還翰林兼侍讀之純百祿具熟狀進入奏以進呈日遠故取畫遂得畫可摯謂君錫與二蘇友善非一日忽爲此舉又不能量事可否制其要害而去取失宜誠爲賈易逼持反招諫官所詆而罷深可惜也然諫官之論公邪私邪意其必有所在矣二蘇雖剛喜自用然要之自上卽位首拔擢意實向正又其文學如此挺然毅氣足以摧姦禦亂可謂善類小有偏處不過喜引僮子此等可畧也而撥拾不已殊不以久遠事爲意坐快邪黨可爲深惜已而內降軾章辨題詩事曰臣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

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  
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  
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  
當迺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  
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  
道旁語笑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  
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  
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  
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  
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  
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  
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

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  
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  
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又一狀  
云被旨分析已具劄子奏入乞降付三省已上皆初八

錄右正言姚勳諫議大夫鄭雍言其雷同低昂風節不  
立也初賈易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之太皇  
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呂大防曰後四

日因輔臣奏賈易換廬州事不許呂大防曰諫官猶以  
丞雜之罷為輕聖意以為如何論曰相公執政道如何

對曰臣等謂如此行遣已足酌中論曰如此儘得也劉  
摯曰外議亦以為平穩然臣有愚意伏見蘇軾趙君錫

賈易鄭雍輩皆是善人端士忠於朝廷陛下擢用至此  
他日得力可用之人今來卻自相攻殘徒快小人之意

臣深惜之此數人望太皇官家保全愛養以待異日任使況今日人才難得切望畱意太皇聞自相攻殘之語笑曰只爲是他懣不肯省事大防曰聞今日二諫官上殿必及君錫事緣無顯罪止爲秦觀事無執守爾望以此止其說可之賜專切措置荆湖北路邊事朝奉郎直龍圖閣唐義問銀絹一百匹兩以渠陽貫堡罷戍護領居民出漢無虞也實錄係辛卯日嫌與賈易事相亂移入此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責詔令御史臺候至元祐十年有臣僚父母亾歿無故十年不葬之人卽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今來限滿點檢得尙有違條不葬父母品官卽未得與關陞磨勘如失點檢亦許御史臺奏工部言陝府魏解州縣人戶納免夫梢錢乞今後並許展限至六月終納足從之

實錄係壬辰日嫌與蘇軾事相亂移入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六十三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四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六年八月癸巳新差提點河東路刑獄陳次升仍

舊為刑部員外郎初二日除河東中書舍人孫升言

左朝議大夫王彭除刑部郎中按彭舊為刑部郎中日

御史林旦言其閨門不肅緣此請外人材如此何以當

中臺之妙選詔彭知絳州三省言京西路財用支費

不足元祐四年十一月嘗詔轉運提刑司共相度分撥

場務錢二十萬貫給本路至今分撥未糧今將應奉陵

寢之費會計約二十萬貫詔陵寢支費錢糧物帛等令

京西兩路提刑司將朝廷封椿錢物逐旋支撥與河南

府支用不得將不緣陵寢別作名目支使如違科違制之罪不理去官赦降原減其元祐四年十一月詔勿用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言臣聞天子以尊奉天地神祇宗廟陵寢爲重事君臣上下所當究心悉力于此而不敢小怠也臣伏見自來京西路財賦歲入至少支用至多每苦不足則丐請於朝而後僅能支吾如陵寢之奉雜出其中竭蹶奔走常懼不集者孔子稱大禹之德以爲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則聖人所以奉先事神者不敢輕忽可知也今國用浩繁不可勝計而顧不能致孝于陵寢以四海九州之富而使有司惴惴焉常憂闕乏以誤大事徒歲給時予不得已而供其無窮之求而未能立法制謹儲積不下雜於

經費以明盡物至敬之道此實司耳目者不能上廣聰明之罪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于陵寢費用錢物悉自朝廷給付京西路轉運司別作一項椿管應奉臣竊度歲數不過二三十萬在朝廷所出至少而昭事列聖爲孝至大兼本路歲入若免應奉陵寢則不待逐時所賜支賞自可充足是乃易有司干請之煩爲明主盛德之美善否相去灼然遠甚惟二聖畱神裁幸于是行君錫之言也詔秦觀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以御史賈易言觀過失及觀自請也正月二十一日除正字詔直省官宰臣廳八人執政官廳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御史臺言東西作場乞今後應造軍器作匠每半年一次比較進退並限次季仲月試驗審實結絕仍須所屬

郡官或委轄下別司官審察免致關通遷延生弊其諸

路似此比較處亦乞依此從之無新本

乙未權知開封府龍圖閣學士范百祿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 吏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權知開封府

御史中丞趙君錫為天章閣待制吏部侍郎用呂大

防劉摯等議也大防摯議已摯謂百祿知經好學有文

行今年二月四日除京尹摯時居家辭恩命後為呂大

防言京尹事劇非百祿所宜暴其所短非愛養人材之

道亟當還之猶遷延至今也 他日樞密院奏事已韓

忠彥問趙君錫賈易罷不知因依豈非言蘇軾否太皇

太后曰是也輒將題詩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

題詩猥云軾則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目前事不言

卻尋許多時言顯是收拾初賈易言相次趙君錫被賈

易使之亦言軾幸無事乃似此生事忠彥曰君錫素無

執持臣從舊識之大抵不能違人情耳聞又言李端愿

女嫁符氏者乞不令來李氏此亦應是受人告囑太皇

太后曰樞密亦曉此且說自家作中丞何苦管人此等

事但人使之言即言王巖叟進曰君錫雖無執持然亦

非惡人又曰聞賈易昨來除命出聖意太皇太后曰初

不因人薦巖叟曰此人有夙望忠彥曰陛下亦必是聞

此擢用乃誤陛下任使巖叟又曰賈易除御史日中外

翕然稱當未來問京師百司官吏望而畏之臺諫官難

得如此有夙望者今罷去士論甚以為惜進退人太速

亦人主所當謹願陛下留意別除丞雜尤所當謹太皇



太后曰極當謹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者嚴叟

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此段據君錫舊傳詔今年

諸路監糴官如糴及該賞數目並于合得酬獎上遞增

一等推恩政前月二十四日可考三省樞密院言

議到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以舊尚

書省權為皇后行第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

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並朝服其日太皇太后服

禮服御崇政殿發五禮制書內侍官先奉納采問名制

書出內東門如常儀餘制書安于崇政殿幕次內使副

受制書捧出朝堂門外安制書于車內使副乘車如禮

至行第門外共下車主人朝服出迎如儀次日納吉納

成告期納成加穀主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並如上

儀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命使今欲差宰臣攝太尉

執政官攝司徒車服如儀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御文德殿遣使副如儀仗衛依元祐二年冊禮前一日

告宗廟奉迎命使今欲依開寶通禮改六禮親迎為命

使奉迎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司徒車服如儀皇帝臨

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

皇后服褱衣乘重翟車鹵簿依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

入文臣大卿監武士正使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皇

后至門內降乘入次換升擔子經朝堂由內東門入內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甯殿設皇后大次于庭之

南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詔從之

政日八日元豐庫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

支金銀助后費

中范祖禹言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驛使之館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乞以舊尚書省為行第從之 祖禹又言發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并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于國體為便合于先王禮經之意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貼黃稱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

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示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溫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于禮無所據臣竊為聖朝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乞更賜詳酌訖不從 翰林學士范百祿言臣伏以朝廷講議大昏將行六禮合以先王敬重之義然以本朝故事言之則太皇太后先降詔次鑠院宣制然後發册奉迎今日所行蓋欲兼用古今之禮麻制中云宜令所司擇日備六禮册命施行然六禮並係太皇太后稱制若降麻制指揮已自立文則太皇太

后禮服御殿遣使將命方在此後理似未安竊以昏禮  
下達匪媒不克今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先用麻制以  
后氏族姓宣告外廷方且遣使齋制行納采問名之禮  
則禮文顛倒似失先後之序欲乞以降詔之日行納采  
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所有制文  
止依舊制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更乞裁定將來降制  
詔行禮次序頒付有司遵奉使先後不失其倫風化之  
基舉無不當一代盛事垂世可觀此議附見當考  
丙申戶部言朝廷及戶部封樁并常平等錢物擅支借  
及他司借常平等錢糴買物斛應對行支撥未樁撥價  
錢而輒支用者徒二年其常平等錢仍不以去官赦降  
原減內封樁錢物應副軍須急速不可待報者方許支

借仍具數申所屬給限撥還若兌充沿邊要切支用而  
已於定州樁定錢物或召人入便省還送之費而無妨  
闕者申稟尙書省及本部從之實錄又於十一月二十  
五日重載此今削去  
己亥監察御史安鼎言宗正寺屬籍有號宗藩慶緒錄  
者按慶緒二字是唐安祿山子之名今以為皇朝本支  
牒譜之曰其為繆戾甚矣乞特賜改易詔改名宗藩慶  
系錄給事中范祖禹言新除成都府路轉運使劉程  
與蔡確交結醜迹士大夫所共知必不能正身率下乃  
使之按察一路黜陟官吏稽於衆論皆謂不可詔程為  
荆湖南路轉運使其後祖禹再封還錄黃改差知邠州  
劉程八月二日除成都漕政日祖禹繳還程詞在  
部言應告捕博易糴買入糴賣綱運斛斗人合支賞錢  
賣資台通鑑編卷之四十五

並當日內先於賣坊場錢內借支依元條監催填納候  
至歲終如催納不足即委提刑司牒發運司以息錢據  
數貽還從之 又言御史臺狀乞今後文臣承務郎以  
上出入京城門並令書職位差遣姓名所指去處因依  
令本門當日供申御史臺及合屬去處申尚書省從之  
詔京城內諸官司向來因推行重祿法受乞行用引  
領過度及違犯常平給納法編配之人並依元祐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指揮移放 右僕射劉摯言伏覩今月  
十二日內降諫官姚勔劄子言祕書省注晉書官鄧忠  
臣舉劉燾等充檢討官是現任宰臣子者臣昨見忠臣  
狀所舉是滄州節度推官劉燾自係新知海州劉摯之  
子兩浙人與臣不是親戚今勔言是宰相子指燾為臣

男宣德郎蹈必是誤有風聞伏望聖慈詳察劄示勔知  
委免致虛招論列紊煩天聽摯自敘其事云勔今日上  
殿其劄子即降出初注晉書官鄧忠臣申都省乞差劉  
燾蘇象先王撫白時中充檢討官狀送祕書省今勔言  
忠臣阿諛大臣舉見任宰相執政之子孫乞行斥逐蓋  
象先頌之孫撫巖叟之子又指燾為蹈此固傳受之誤  
無足論然諫官早對必極有論言而又上未知其是非  
不可坐受此事乃具奏知 摯又云忠臣長沙人王珪  
門客及第後因緣入館丁憂去服除再入祕書為正字  
為言者所攻去通判瀛州還差注晉書校對黃本忠臣  
有學問能文長于雜記頃嘗注杜詩久畱心晉史故使  
注之尋有詔坐摯所陳劄付勔知錄黃至都省摯曰諸

執政欲寢此劄復上中書同進呈摯面奏始臣具劄子欲二宮知其誤爾今若劄示恐傷言路事體願寢此詔

可之今十六日事

庚子荆湖南路提刑司言錢監工役朝暮鼓鑄最為勞苦其招後投換犯罪刺配及剗刷廂軍之人既非素習若令習學鼓鑄例收全工免稽滯工限欲乞相度自到作日給與請給且令習學鼓鑄收工三分及三十日與收半工再經一年即收全工從之新大理寺言捕盜官可乘馬處不得乘輦從之無新是日祈晴政日事辛丑三省進呈温州防禦使提舉萬壽觀曹評乞外任差遣事呂大防等曰曹評弟誘近方服除恐難為並令補外聞兄弟中誘最貪今其家分財未了欲且令一人

補外未審聖意誰與太皇太后曰沂王四子長子諭素有殘疾不能任家事其妻韓氏性很戾與諸房不協初因服內藏匿一金盆諸兄弟不平互相挾摘遂聞官司大防等曰沂王薨歿未數年闔內不能敦睦遽至忿爭誠可嗟憫太皇太后曰沂王性吝嗇不知訓飭子弟惟務聚財蓄藏無厭今日忿爭豈不由此且多積貨財是令子孫不義耳若非多藏必不致是但不積財子孫自然知義大防等曰誠如聖訓古人所謂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正為此耳今欲令曹誘補外未審可否太皇太后曰可左諫議大夫鄭雍為御史中丞是日輔臣奏中丞及侍御史闕緣御史楊畏有言宜謹擇言者慮近臣巧說引其密黨以此臣不敢進擬諭曰但說誰可以

作因以雍對諭曰正合太皇意也此人言事酌中老成

不妄遂用之此據劉摯日記修入王巖叟繫年錄亦同

之議者曰將左藏庫使王惟純為梓夔路鈐轄管勾

瀘南沿邊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范祖禹云云見戶

部言未獲罪人於法雖不許告捕理合召人告捕者聽

量立賞錢不得過五十貫杖以下不得過三十貫已會

恩而事干財穀要切照證者聽長官審量裁減從之無新

又言欠物限三十日磨勘均攤無欺弊者監催須納

二分以上未足及三十日者餘以數限五日關理欠司

依季限催納遇赦除放者將赦前合給數催理外止據

赦後日合納數住催本州保明申監司本司勘驗詣實

依此奏聞若五季限滿未足者先估納財產次到請受

不足勒保人限三十日填納元抵當財產又不足者雖

乃赦前欠數亦權住催理依上文保明申奏除放即磨

勘均攤及關理欠司無故違限者一日杖一百五日加

一等罪止徒二年所欠官物仍據元合監催并關理欠

司月日依條限理放官其欠官物元無欺弊未曾監催

而遇赦合除放者保明申尚書省從之新本刪要云戶

物者輸還日限及會赦蠲除條約故是日右丞蘇轍

乞補外劄子進呈訖轍又面請亦不許

壬寅戶部言請依元例于尚書廳置都知雜司主行舊

所主事務合用人吏止依條于額內選差均那其逐曹

知雜司人吏名額除均那外人數即依舊管承受本部

官員須索及掌卯歷宿直比較功過雜務之類及受發

文字仍令差那手分三人四年一替其轉資等依三司舊例從之無新尚書省言州役令鄉差者若本等及次

一等戶空閒不及四年者以助役錢雇募有行止不曾

犯徒刑人充其助役人錢約度雇本州色役不足即先

于戶狹須煩處雇募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本州揭簿

勘會有空閒年及人戶即行差罷其人戶空閒自及四

年以上處不在此限若不因造簿編定及人戶糾決取

有陞降等第以就年限差雇者委監司巡檢舉劾諸州

每年據所納助役錢除留一分準備外應募支用有闕

剩委提刑司通一路那移應副從之新錄稍刪舊錄甚

政日云十五日行差役法

癸卯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右正言姚勔為左正言監

察御史虞策為右正言 詔左朝散郎新知廬州賈易

知宣州知宣州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朱服知廬州 前

一日御史楊畏虞策上殿劄子各二道皆付三省二人

所論之事並同其一言聞賈易有大疏言蘇軾蘇轍數

十事尋罷丞雜外不知其說乞降易疏公行之其一乃

是前日進對者皆言易除郡太優畏之言曰臣始以易

之除出于睿意故不敢執論今蒙宣諭乃知執政以移

易則動知州人多須論之又曰蒙宣諭令進文字又請

罷知州給黃牒之法並命以誥所貴見功罪之實策之

言曰臣見賈易之志剛很挾私臣常坐觀待其狂妄自

敗故多不與臣言今之所論臣不與聞於是進呈易遂

改知宣州 又論諫官闕諭以虞策為正言曰此人卻

平穩又諭宇文昌齡可為侍御史同對曰誠是舊臺官  
然更容臣等契勘別日進呈摯私謂策誠端良儒雅之  
士進兩省為宜然觀今日二章頓異急自分解以為非  
易之徒有可疑者也 畏又言李之純長厚不可尹京  
前在吏部差選人傳敏之管勾下御司是不守法進呈  
訖摯謂畏本為王氏學事佛元豐中為御史改宗正寺  
丞去梓州路提點刑獄還為宮觀代歸徧謁要路自辨  
數以為常忤王蔡久之為省郎趙君錫薦以為屬三以  
母老辭既得矣君錫再言在臺一二官皆有母遠除之  
始與賈易同論議如言災傷事公議是之一見事變抵  
巇為安身計昔朱光庭嘗極論畏為人嗟乎君錫之罪  
于是大矣上竟用策及劾並為左右正言 大防摯尋

同入劄子昌齡清修誠實可副聖擇然是川人與蘇轍  
同鄉里連姻親昨日攻蘇氏兄弟甚急自罷丞雜及軾  
出外任人情方似定疊若忽以昌齡補臺端必又紛紛  
上煩聖聽欲十八日面稟緣是日同三省奏事有所妨  
礙故先具此奏知初對即諭曰前所說欲補賈易名闕  
不若且休即奏曰已除中丞舊例或丞雜互除亦不闕  
事昌齡候別日商量差遣 樞密院言中書省以知岷  
州康識前任知鄜州日失入死罪有詔特差替按識久  
在熙河見係本路鈐轄知岷州今防秋是時詔識展二  
年磨勘其差替謫命勿行  
甲辰河北路轉運司言一路等條有不以去官赦降原  
減太重者如黃河諸埽修護隄道不得侵掘民田等罪



雖該德音降慮並不原減黃河隄岸不至危急妄有勾  
集人夫并科違制罪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原免其雖該  
德音降慮並不原減不以赦降去官原免之文乞刪去  
從之

乙巳中書舍人韓川為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皇城  
使康州刺史訾虎副之 刑部侍郎彭汝礪為皇帝賀

遼主生辰使左藏庫使曹諮副之 吏部郎中趙偁為  
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西京左藏庫使王鑒副之

司農少卿程博文為皇帝賀遼主正旦使左藏庫副使  
康昂副之其後虎辭不行以西上閣門副使宋球代之

閏八月川辭不行以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代之閏八月安  
世辭以中書舍人孫升代之閏四月二升辭以戶部侍郎

韓宗道代之閏三月二汝礪辭以鴻臚卿高遵惠代之閏

四月宗道又辭乃復以命汝礪汝礪為吏侍御史

中丞趙君錫言近蒙恩除吏部侍郎尋奏乞降黜詔

不允伏望除一外郡詔君錫為天章閣待制知鄭州

再論君錫與鞏交私令淮南漕司體量乃閏八月二十  
八日舊錄云君錫緣此乞出誤也出知鄭州在閏八月

賜紫衣及度牒一道從蘇軾請也無新詔章惇復左正  
議大夫前此惇坐蘇州置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歲當

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惇很戾慢上不恭  
交結姦臣疆市民田姦邪貪污不法之人不當用常法

敘復詔章惇更候一期取旨更候一期乃在閏八月十一  
月二十五日惇以四年五月十四日當除官在閏八月十一  
喪故有此命也七年八月十四日當除官在閏八月十一  
實錄合通鑑編卷四十四

輸助役錢人戶典賣田土限五十頃止限外田土所輸  
 役錢依免役舊法全輸未降赦前已過限者非降赦後  
 典賣田土者即通舊過限田土亦依免役舊法全輸荒  
 田并墳地若恩賜者不在此限從之政目云立樞密  
 院言鄜延路經略司奏據順甯寨將官劉安等申西人髡  
 要毀圻安定堡地分內新移修增子土門兩堡詔范純  
 粹詳究實狀相度一面施行聞奏要考詳  
 戊申禮部言內侍使臣界終御廚官減二年磨勘從之  
 已酉詔復置解鹽使依諸路轉運副使資序七月八日  
 云右朝奉大夫王孝光為司農卿左朝請郎司農  
 少卿程博文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十八日兵部言  
 官員在任或在路亡歿其送還人擅自回歸及逃亡罪

輕者杖一百係都轄職員將校節級并為首率眾者各  
 徒一年並不省免若犯在御札約束內亦不以救降原  
 不切部轄者杖八十每差送還亡歿之家于券牒具此  
 條制從之無新提舉修實錄宰臣呂大防言乞令國史  
 院官修進先朝寶訓以備邇英閣進讀從之詔今後  
 押伴諸蕃使臣不許先次發遣須候進奉人朝辭就路  
 卻令押回詔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  
 洞新遠州田洪祐長男思遷承父故官直龍圖閣知  
 熙州范育加寶文閣待制再任再任據政目加職據育  
 六月二十八日自熙州召權戶樞密院進呈內降指  
 揮皇太如奏為親戚忤端輔先有旨得承佃中牟縣陂  
 水地永遠為主元數外地免納利潤韓忠彥王巖叟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六十四

三

有一頃水田地正數三十八頃剩數卻七十餘頃事屬太甚於理未安臣等商量欲量出課利不失陛下恩意又依傍得朝廷自來法度亦合此人久遠穩便太皇太后甚以為然乃令減半初忠彥便欲令依行巖叟曰太僥倖不可全依須將上開陳少抑之忠彥曰三省不如此前日批出宋司婉請兩坐廢營與乳母作壽堂昨日已進呈依訖巖叟曰豈可尤而效之安知說透不從已而果納日事二十二

庚戌諸州吏額除見管投名不支雇錢人已及八分以上及自來有人願充并行募法日不支雇錢處並不支給外其餘更不支錢外將本州吏額十分為率內投名人已及四分以上支六分雇錢不及四分即全支仍以

本州今來合支雇錢都數委當職官勾集吏人當面議定將所主案分事務輕重除係優輕不銷支錢外並為二等錢數支給滄州言按元祐敕錢監及重役軍人

合配者除沙門島及遠惡處依本條外餘并勒充本指揮下名其不可存留者既配別監及他處重役州司看詳上條係以廣南為輕重役為重遂不配行今來重法地分重役軍人多是累曾作賊卻令徒伴聚在一處易為結集復行強盜其告捕人為見依舊只在本營或別重役處地里相去不遠往往懼其仇害不敢告捕欲令于上條沙門島字特行添入廣南二字從之戶部言按度支押令木柅至京交承未畢其驛券聽給三十日止看詳使臣押柅竹木一般令文止言木柅該載未盡

欲于令內刪去木字無新又言今後川峽路官員將校入納到俸餘職田錢委所至路分依條支遣外一面關牒拘催元納路分將納入錢依數買納折兌撥還無新又言按元祐差役敕單丁或女戶如人丁添進合輸色役者若經輸錢二年以上與免差役一次緣其間卻有戶窄差使頻併去處今欲於本條下差人注文戶窄空閑不及二年處即免一年並從之

辛亥三省言翰林學士范百祿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奏請詔修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陛下向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一纂錄欲乞復修邇英閣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從之仍令講讀記注官同共編修又言責授英

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母明氏狀乞元祐四年明堂赦文及呂惠卿移宣州安置二年例與量移確一內地按條前任執政官罷執政官後因事責降散官者令刑部檢舉又刑部令應檢兵人理期數準法散官及安置之類以三期詔開封府告示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輿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是月丁酉也翼日執政聚都堂呂大防問劉摯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見王巖叟曰前來聞已有三期指揮是否摯曰刑部法當三期舊在中書曰一年一檢舉後歸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竟不出 是日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為渠吟詩謗讟只為此入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



巡檢催綱據本司官如一任內捕到博易糶糧綱斛斗  
公事將透漏不覺察折除外獲徒罪三次以上或杖罪  
六次以上即發運司保明申奏與減一年磨勘若有透  
漏不覺察將捕到件數比折外通計赦前如有火數展  
一年磨勘從之無新

王子右正言姚勔言六年八月五日臣竊聞朝奉郎王鞏昨  
任揚州通判日有本州人吏馬守珍鞏常令勾當事委  
為心腹後來鞏踰違發覺已體量施行而鞏不畏公議  
妄經朝廷辨訴再下本路體量為提刑林積虛稱不顯  
實跡中外公議喧騰朝廷又再降指揮下本路體量其  
時鞏卻令御史中丞趙君錫以踏逐為名收馬守珍充  
御史臺人吏其馬守珍才得收係姓名在御史臺便請

假往揚州為鞏計會踰違公事誘囑從前一行干連人  
令赴官陳首稱鞏在任已並無踰違事跡近聞本路官  
司昨因體量王鞏事亦曾見得馬守珍一行因依今來  
除鞏已據本路體量到踰違事委是分明其馬守珍即  
未曾勾勘臣竊以御史臺者朝廷紀綱根本糾正官邪  
之地而君錫身居侍從任中執法以彈劾為職不思正  
心奉上而敢與王鞏交結通為姦弊潛結內外以欺負  
朝廷況陛下聖明以至公御天下臣每聞德音常欲臣  
下無私而君錫執法之臣乃與鞏交結可謂上負陛下  
任使且朝廷公事貴要是非明白若容小人如此上下  
相蒙肆為僥倖而不加懲創何以賞罰善惡使百官不  
敢為私伏乞特降指揮下淮東提刑司所在勾追馬守

珍等根勘依公盡理取見情實未得斷遣奏取朝廷指  
揮貼黃馬守珍雖則一吏人乃敢計會中外欲變亂朝  
廷公事其情不輕顯見趙君錫王鞏相為私欺公朝有  
壞紀綱伏乞早賜施行又貼黃臣竊聞朝廷每有指揮  
下外路勘問公事或只節略大指竊恐外路官司不見  
本末不肯盡情實根勘今來如蒙朝廷施行伏乞詳備  
行下閏八月二十八日實錄始載勅言及詔准南運司根治今依月日全錄勅章于此  
癸丑詔今後勾當皇城司官除入內省都知押班任滿  
許取旨再任外餘非特旨再任依元條 詔鄜延路都  
監兼本路第六將皇城使李儀副將東作坊副使許興  
故違詔旨及不遵帥司節制乘夜出兵入界與夏賊戰  
歿更不推恩贈官亦不給賻餘準備將領及部隊將第

降官展年仍令陝西河東逐路帥司告諭諸將 熙河

蘭岷路經略司言蘭州沿邊安撫司申有西界水賊數

十人浮渡過河射傷伏路人尋鬪敵生擒九人詔令經

略司將所獲差人押赴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移牒

宥州及差人送至界首交割訖奏 詔延福宮使降授

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為右武衛上將軍致仕

從其請也中書舍人孫升言憲方在罪責乃加恩禮使

之致仕自便臣恐開此一端今後罪流竄之人皆以疾

請致仕則是王法不行于有罪將何以為國遂寢前詔

升言在二十刑部言見任官解宇非在鄉村及公使

庫不得下鄉村唯許買供已薪炭飲食之物及在任官

員抑勒行人出本縣界收買或旋令織造匹帛各已供

八日今并書

應者準此其非本行因賣物旋令認定行者杖一百並從之 是日三省樞密院奏事蘇轍言蘭州近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徒敗乃事耳乞行詰問或戒約王巖叟曰賊兵在境若不遠探何由得知苟失機宜豈不誤事呂大防曰今以李儀許興無故入界致陷沒更不推恩偏告諸路亦足以示戒約也樞密院先下復上逢大防及劉摯謂韓忠彥曰已得旨令戒約巖叟復奏因進曰戒約之事更乞陛下體察有未便處太皇太后曰適三省要戒約巖叟曰所見偏所奏未盡理自來朝廷常指揮令明遠斥候又卻不得差人深探如此乃是不會事又曰賊兵在境上若失機宜奈何太皇太后曰如此則難責彼也巖叟曰

邊臣全賴朝廷主張忠彥曰若生事亦不便旣罷戒約蘇轍他日又言蘭州近以防護打草爲名殺西界六七人生擒九人已令送還九人此甚善邊臣冒昧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可遂行戒約大防不欲曰李儀許興等深入陷歿已責一行人足以爲戒約矣轍曰李儀等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有功若不戒約將謂朝廷怒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乃行戒約此段合蘇

轍遺老傳王巖叟繫年錄編修其月日今用巖叟所錄參考前後皆無抵牾也

甲寅宰相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邇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議論嘗講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金鷲仁宗謂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者若烹小鮮



正謂此也學記曰知類通達謂之大成仁宗可謂善推其類矣臣嘗進仁宗聖學事迹有未備者欲寫二閣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之其後詔國史院修寫兩本進入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曰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嘗觀書不廢也上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其人經明行修後隨仕四方無常師有一善則從之上云如此則師多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臣知琦為詳琦亦知臣頗厚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

臣佩以終身上稱嘆久之又嘗因對論取士上曰取士如何對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于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沉滯之歎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為親民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國無滯材公道通矣上曰甚善上問治道何先對曰在天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則治道自行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達於下民有疾苦告而達其上不以一身自便為心不仁者不然坐視人之疾苦而不以告於上君有惠澤萬物之心而不推而廣之於下人主雖欲成治道不可得

也又言法度雖嚴綱紀雖具中間若有情不交亦無益也上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上頷之此據朝論增入詳定編修閣門儀制所言

按舊制車駕行幸文臣待制以上並隨駕昨自官制後來上以舊日兩制即令隨從看詳典故兩省常侍給舍諫議正係供奉及備顧問文官理當隨從今欲乞將上件官於新儀內修入隨駕從之

乙卯詔涇原路第十將西染院使李浦副將如京副使張蘊各特降兩官衝替權同副將王祕持喪三年磨勘差替以懷遠寨監押供奉官李遜與西賊鬪敵被圍而浦等觀望不救及供報誕妄也李遜特遷閣門祇候充第十副將以率先見賊盡死戰也 知鎮戎軍東上閣

門使吉州防禦使苗履賜銀絹百匹兩仍降赦書獎諭餘寨主巡檢供報不實探報稽緩者各展磨勘罰金有差 監察御史虞策言兩浙災傷州縣收米多為販夫公吏相結冒糶次及疆壯之人其飢羸者轉受困餓或被蹂躪死傷乞下本路監司覺察詔轉運提刑司提舉分布諸處賑糶務要實惠飢民內興販及疆壯者不得一例糶散如官吏措置乖方及公人用情並令依法考當三省言諸路戶口財用雖月部每年考會總數即未有比較進呈之法復不知民力登耗財用足否今立定式令諸州每年供具以次年正月申轉運司本司以正月上戶部本部候到於半月內上尚書省類聚進呈違者杖一百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閏八月庚申知杭州林希言太湖積水未退為蘇湖大患乞專委監司躬詣瀕海泄水處相度開決庶使積水漸退民田復出流移歸業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司同導積水

辛酉刑部言強盜發而所臨官司不覺察致事發他處或監司舉劾者候得替以任內曾覺察功過相除外每火降名次一月至三季止捕盜官降名次外五火杖六十十火或凶惡五火者仍奏裁其非吏部差注官依所降月數展磨勘並不依赦原從之

王戊監察御史安鼎言伏見春秋祀九宮太一用羊豕而太一十神皆無牲以素饌加酒焉竊詳十神太一九宮太一共是一神無異也今所薦不同似非禮亦恐貴神未必歆血食也詔禮部太常寺詳定以聞給事中范祖禹狀申門下省云準樞密院錄白皇城使果州刺史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曾赴任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八月十四日奉聖旨就差王惟純充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闕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乞弟作過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

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甯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為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末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帥府在內邊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若比雄州安肅鎮戎軍環州亦須隸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領之人況戎瀘邊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因臣僚上言乞依舊移鈐轄司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相度轉運提刑

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在瀘州更候三五  
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聖旨將及六年更無  
邊事已是一向定貼今因張克明交替欲乞檢會前降  
指揮其新差官更不合帶梓夔路鈐轄如瀘州須畱兵  
屯守止存畱沿邊安撫一司其梓夔路鈐轄依舊移歸  
遂州措置事件並依祖宗時故事所貴西南經久安便  
門下省并錄白送樞密院續準樞密院批所差王惟純  
等已得聖旨所有移瀘州鈐轄司歸遂州見別具契勘  
施行 祖禹奏臣伏見河北陝西惟是安撫經略司專  
委帥臣至於馬步軍統總管卽有副總管成都府利州  
兩路鈐轄亦有兩鈐轄爲之副貳今梓夔路鈐轄及沿

邊安撫兩使專委一武臣旣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  
領當用兵之際或可從權於無事之時則爲偏重伏詳  
祖宗朝置鈐轄司于遂州蓋以西南遠方外接蠻夷內  
則戎兵客土相雜或姦人窺伺大盜竊發涪化咸平中  
蓋嘗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制  
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檢會梓夔路鈐轄司舊制  
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惟是戎瀘夷  
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相度事勢  
牒赴鈐轄將兵討除外應干軍馬事件鈐轄司相度一  
面行遣措置至熙甯七年察訪熊本奏請應干戎瀘夷  
事並要梓州路轉運使梓夔路鈐轄司同管勾竊詳先  
朝制置梓夔路鈐轄司與成都府利州路不同東川旣

非帥府而鈐轄須在遂州故稍輕其權任主者不一今以瀘州節制兩路以一武臣專領兩司諸路邊州未有此比況瀘南蠻賊作過本因羅苟夷爭不償骨價事至微細都監王宣恥不豫打誓遂出兵與乞弟接戰邀功以至於敗沒朝廷用兵誅討兩州爲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懾一向安貼梓夔鈐轄理當復舊欲乞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聖旨早行措置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法或從熙甯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畱沿邊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須常置副使一員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陞擢並如祖宗朝故事所貴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並檢會前後臣僚所奏及臣前狀施行貼黃臣

竊聞瀘州自置鈐轄司以來官員使臣酬獎供給例皆優厚武臣知州素無綱紀是以彼州官吏惟恐鈐轄司復歸遂州檢會元祐元年朝廷以下梓夔路轉運司同相度轉運司提刑司尋具相度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臣竊謂事理明白無疑欲乞更不再下本路相度只從朝廷措置若瀘州存畱沿邊安撫一司今隸屬鈐轄司又不減戍兵亦足以防遏夷寇不爲無備詔梓夔路鈐轄梓州路轉運提刑司相度瀘州樂其城差大使臣充知城更不帶路分都監以梓夔路都監一員知瀘州兼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移梓夔路鈐轄歸遂州與遂州共治鈐轄司軍馬又同商議戍瀘州邊事其合行改更等事並條具畫一以聞

舊錄誤以范祖禹爲范百祿又

刪取奏狀太略今依祖禹集所載詳著之詔語則依舊錄按此詔合梓夔路鈐轄司及梓州瀘州亦無所更張蓋是諸司相度條畫不以范祖禹奏請為然實錄既不書求之瀘南案籍亦無  
有姑附注此更俟考詳  
樞密院言累據諸路沿邊探報夏國首領梁葉普將統河南北人馬揚言謀欲犯邊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略司嚴飭邊備仍不得先自張皇希功賞引惹生事  
右朝請大夫李茂直為兵部郎中左朝請郎集英殿集賢校理崔公度知潤州  
六月史召不至

癸亥正議大夫前知樞密院事安燾為右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燾既除喪執政檢舉進呈呂大防曰據理當還舊職又緣有趙君錫賈易兩章論列太皇太后難之王巖叟曰若還舊職必致人言太皇太后隨曰

必致人言大防因請除鄆州詔可燾尋以父老辭行改

知鄭州九月四日改鄭州君錫易章在八月一日今方進呈劉摯日記云爾

甲子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初執政議用

梁燾守鄆州移京帥渭代劉舜卿召舜卿宿衛王巖叟

謂京雖三為帥元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今西人方

崛強時出沒舜卿亦未可動或試京慶陽召章燾還令

權諸曹侍郎劉摯不欲多置權侍郎呂大防請移京守

雍從之此用劉摯日記王巖叟繫年錄增修

贓汚貪籍無復廉恥不當知成都府未報再論京才姦

行汚貪籍無復廉恥不當知成都府未報再論京才姦

所願藉至則必邀羣小助為虛聲心懷姦罔勇為非義無

肯循理安靜遠方之民必不被朝廷惠澤按蔡京以

元祐四年二月成德改瀛州四年六月十八日又改揚州五

成都于二十四日改發運七月二十八日又改揚州五

年五月二日自揚州改穎昌六月二十六日又改鄆六年閏八月六日自鄆改永興七年四月一日自永興改成都政日在三月二十八日按熹初論京在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其自永興改成都則在七年四月一日熹已為學士不為中丞矣恐行狀字誤已於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自瀛除成都時附注今更附此須別詳考之

震執喪終制故有是命太僕寺言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前代皆置牧於西北之地藉其地氣高涼今單鎮原

武置監皆地炎熱馬失其性嘗比較洛陽監死損孳生

分數皆勝單鎮原武二監詔改單鎮監作雜犬馬監牧

養調習一千五百匹其見管馬除畱本監外餘相度洛

陽原武草地多寡分隸逐監雜右廂諸監雜馬及買馬

司買到馬每年撥一千匹入單鎮放牧換經調習馬一

千匹入京新錄削牧養調習夔州路轉運提刑夔州

以下今復增入

路兵馬鈐轄司言今後施州清江建始兩縣防託人戶每遇輪差在諸寨防託外其本寨官員將校等如敢輒役並科違制論罪赦降去官不原許被役人呈告如合要修城寨申取轉運司指揮從之江南東路鈐轄司

言本路舊有路分都監二員在池州江甯府駐劄其在

江甯府者自元豐間差丁海兼東南第五將罷任後止

差到將官至今無路分都監緣本司統制江東軍政乞

循舊制差路分一員詔東南第五將武端民兼權是

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

書王巖叟曰此非密院所預然必有議論摯曰前執政

為尚書固不過但恐公議不肯放入來耳既而奏可巖

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為然錄黃過門下



省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祖禹

并錄先是摯語大防曰若欲甯帖須召夕拜諭之乃

可大防曰俟明日摯曰俟明日則不及矣除命既下左

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勔奏亦在後各并嚴叟謂蘇轍

曰邦直如何轍曰給事中已再封駁諫官亦有言今更

欲用蒲宗孟為兵部尚書那得安靜嚴叟曰子由宜力

爭轍曰彥霖盍相助嚴叟許諾及會議嚴叟謂大防曰

一人議論未已更可進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卻無他事

嚴叟曰要之亦非公議所與轍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後

議此如何皆不應轍欲於簾前敷陳嚴叟曰此所望也

及簾前大防奏請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

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勉從之之意轍

遂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

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

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

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

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

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

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

自此鬧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靜遂卷除目持下

轍又言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

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

後異同上曰然乃退然大防摯更欲清臣知揚州代王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省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祖禹

并錄先是摯語大防曰若欲甯帖須召夕拜諭之乃

可大防曰俟明日摯曰俟明日則不及矣除命既下左

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勔奏亦在後各并嚴叟謂蘇轍

曰邦直如何轍曰給事入此或依日別見中已再封駁諫官亦有言今更

欲用蒲宗孟為兵部尚書那得安靜嚴叟曰子由宜力

爭轍曰彥霖盍相助嚴叟許諾及會議嚴叟謂大防曰

一人議論未已更可進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卻無他事

嚴叟曰要之亦非公議所與轍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後

議此如何皆不應轍欲於簾前敷陳嚴叟曰此所望也

及簾前大防奏請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

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勉從之之意轍

遂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

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

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

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

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其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

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

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

自此鬧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靜遂卷除目持下

轍又言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

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

後異同上曰然乃退然大防摯更欲清臣知揚州代王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存召存入為吏部尚書嚴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缺

許多官曹卻著甚人補巖叟曰用與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摯默然巖叟又語摯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摯曰保則不敢巖叟曰公宜無忽范祖禹封還清臣除命第一奏云臣竊以李清臣素行回邪士大夫之所共知臣不敢言其細事請舉其立朝大節以明之治平中清臣舉賢良方正時韓琦當國清臣韓氏之親及對制冊依阿大臣不肯指言時政之失天下以爲不直元豐中韓琦旣沒清臣以翰林學士修兩朝國史先帝褒賞文彥博等建儲之議以其事付史官清臣卽推功于彥博等而抑韓琦熙甯中韓絳宣撫陝西奏辟清臣管勾機密文字絳發兵討伐西夏及慶州兵叛朝廷下詔罪已罷兵旣絳知鄧州清臣齎宣撫司文字赴闕規欲

自全多毀絳之短以明己不預其後市易司奏差李璋指使張吉夫爲管勾公事吉夫辭以李璋方在責降一且捨去義所不安先帝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夫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先帝薄之如此元豐末清臣執政三月五日升遐六日陛下登極赦書令緣邊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至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劄下陝西河東復令痛行討殺務要近邊西賊不容著業住坐耕種且先帝棄天下纔十日陛下方在哀疚必未遑省覽臣不知三省樞密院何緣得此聖旨四日呂惠卿發兵入西界討蕩當朝廷倉卒之際降赦書方十日而執政復降擾耕指揮以應副惠卿故惠卿敢公違赦書發兵大臣應之於內姦臣行之於外

自非有無君之心者豈至于此乎臣旋觀清臣所爲韓琦生則附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遂之敗則毀之進退反覆無非爲利陛下卽位十日卽違赦發兵大臣無所不至朝廷方欲登進忠良退遠佞邪今清臣以前執政除吏部尙書固非遷擢然旣召而使之則將有復用之勢失天下望伏望聖慈令清臣且守外任以協公論亦不失富貴之也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行下編類章疏閏八月九日奏其第二奏云臣竊以朝廷進一人當使天下之賢者無不勸退一人當使天下之小人無不沮則人知所好惡不敢爲邪僻矣李清臣自立朝以來專爲姦邪未嘗有益於公家惟利是視臣不知陛下何所取而用之也臣前所論清臣大節陛下不過以昔

年之事不當追咎發兵之詔不獨由清臣而先朝執政不須盡不用獨清臣柔而易制故復收進之爾臣愚以爲人臣不能無過失朝廷固當匿瑕含垢無所不容若有所短亦有所長有所得亦有所失則捨短而取長棄失而就得用之可也至于天資回邪操心不正此則終身不改無有久近不可用也清臣爲人不端人皆知之天下傳之且三十年矣當先帝新棄天下陛下未省覽政事之時執政之中苟有一鯁正之臣必不唯唯隨人豈肯雷同降詔發兵陛下不以此責執政不知更俟有何大罪乃責之也元豐中御史王祖道言清臣奉使北庭回以物帛可直百千遺中書承受內降吏人白隨士議喧傳有識鄙笑清臣爲翰林學士乃以賄路陰結堂

吏乞重行廢斥此事書於時政記載于史冊臣豈敢誣  
 之若取其柔而易制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曰難任人  
 又曰去邪勿疑孔子曰遠佞人又曰佞人殆古之覆邦  
 家者不必強臣其初皆佞人也臨利害則變故背君父  
 危國家而不顧所以聖人深戒用佞人今清臣以前執  
 政居外不為失職又召而處之待用之地天下必曰佞  
 人入朝矣然則朝廷豈得尊嚴政事何所望乎所有錄  
 黃不敢書讀行下皆不從編類章疏開八左正言姚  
 勔奏云編類章疏係六年八月十六日臣伏聞李清臣除吏部尚書  
 物議未以為允臣聞清臣曾任執政官昨在朝廷阿附  
 時相隨邪用事無大臣之節前後臣僚備曾論列今久  
 在外任陛下一旦召之彼意以謂陛下復用勢不止為

吏部尚書也蓋吏部尚書緊次樞密又清臣舊執政他  
 日有執政官闕陛下欲舍清臣除他人則似非其體又  
 使大臣失望而其心不安不靜可無故而復出之也若  
 陛下且復用之則其所為未可知此臣所以為陛下  
 惜焉今二聖臨御委成于二三大臣所貴合謀同力一  
 德無間以熙庶政則陛下優游穆清恭己而治若置非  
 其人則其體不同所趣有異議論相違如冰炭其器必  
 須上煩聖慮伏望陛下深察其機且除其大藩于清臣  
 未為失所未可輕召之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臣區區蓋為朝廷久大之計亦所以全大臣進退周旋  
 之道清臣除吏部尚書之命卒罷劉摯云去年有詔尚  
其儀免巡白請朝謁別設次俸王巖叟又與執政言  
科隨職雜給清臣實始召用云

聞諸縣說近日五年十料之法卻已衝動人情甚不樂  
同列皆漠然不知所以巖叟曰因戶部申遂改之呂大  
防曰戶部吝故破前說劉摯曰摯殊不知必是批下戶  
部狀巖叟曰或苟可追大防摯及轍皆欲收回前日指  
揮巖叟曰此事利害繫天下若信戶部無由可行須主  
張定乃可雖云十料取之似少然必納不作料次汗漫  
催督必且推延不納未必為得計退而又移簡諷摯及  
轍答云都省批戶部狀有所限隔已追罷批狀一切依  
元降敕命矣初患天下積欠名目多法令不一公私難  
于奉行巖叟在開封嘗乞隨等第立貫百為催法兖州  
鄒令張文仲尋有狀申都省陳其不便乞改制遂立五  
年十料之法閏八月初八日事五月十六日論積欠第六

項云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有府界諸路人  
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  
納一分所前是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  
施行法冊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八月月初三日  
尚書省批戶部狀依申施行本部看詳人戶見催納逐  
年拖欠夏秋稅租賦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  
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是日刑部尚書范純禮彭汝  
礪過都堂論列刑名劉摯謂近日斷敕下刑部連繳三

案求貸凡獄既取旨則輕重出于朝廷有司議法則可  
駁特旨則非從來未有稽留制命曲求寬貸之事者純  
禮汝礪實始為之此事壞法惠姦別無議理此據劉摯  
所記修入惜乎不載所繳二案是何事  
也二十六日壬午汝礪云云可考之

乙丑戶部言在京諸炭場監官界終受納炭不及八十  
萬秤滿二年以上與理一任不滿並理元到部名次從  
之

丁卯太僕寺言駝坊駝每年除差出死數及在京在牧月日外以實在坊月日積計紐算繫飼頭數十分為率比較從之

戊辰詔西蕃鄂特凌古進奉大首領三十人與副軍主首領已有職名人與轉一資未有職名人與都虞候溫錫沁人下小首領依此推恩 大理寺言軍人逃亡後強盜放火謀殺人若持仗竊盜滿二貫捕獲者配千里即因強盜謀殺人配充軍而犯者不以赦前徒罪皆配廣南流罪配沙門島重法地分人窩藏重法地分劫盜罪至死者配遠惡處再犯者配沙門島盜者情重窩藏人當行處斬盜罪至徒流者配五百里再犯者配二千里並許人捕給窩藏人賞錢之半知欲為強盜及持仗

竊盜之情而合食令得為盜及已犯而令得隱匿者盜罪至配本州盜應配者配本城即強盜係死罪重者配遠惡處再犯者不以赦前後配沙門島從之 刑部言墓田及田內林木土石不許典賣及非理毀伐者杖一百不以蔭論仍改正從之 故知溪洞奉化州田忠猛男洪萬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奉化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已巳兵部言諸軍指揮各置籍細開將校軍人等姓名差使優重次數遇有差使委當職官躬親對簿點檢務均勞逸其因疾病權免者豫日先差若限年合替者前期檢舉闕人者申轉運司於別州應副不檢舉差人或占畱合替人及妄作名拘占及過限六十日不差者各

徒二年每季州委官點檢具有無不當申州監司巡歷

覆視失當者按舉禁軍則知州通判同共點檢從之  
庚午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高遵惠依前官職為太僕少

卿遵惠執喪終制故有是命兼改鴻臚卿改為鴻臚卿  
左朝奉大夫集賢校理太僕卿杜常為河北路轉運

使 鴻臚卿杜純為光祿卿 將作監趙令鑠為鴻臚  
卿尋改衛尉卿改衛尉 衛尉卿李杲卿為太僕卿十八

日事今 司農少卿王兢為將作監政日五年六月二  
并此 御史中丞鄭雍言故事御史有闕詔本

司薦屬官以正名舉職自官制初行御史中丞與兩省  
各舉按今兩省官屬門下中書與聞政事互舉既非故

事省官體更有嫌乞止從本臺奏舉如或稱涉徇私即

重行降黜詔御史中丞舉殿中侍御史二員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同舉監察御史二員給事中舉監察御史二

員以聞 雍又言臣謂風憲之地責任所專儻使官屬

多由他司所薦恐非朝廷責任之本意如未許本臺專

舉且乞用故事專舉一次如以御史員尚少即用兩番

互舉之法詔令御史中丞更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更  
二員乃二十二 詔今後管勾御藥院內東門司使臣  
日詔今并書 年滿合該轉官未係皇城使者非有特旨不許改轉遙

郡 左朝議大夫光祿卿杜訢為直祕閣提舉鴻慶宮  
左朝奉大夫祕閣校理太常少卿盛僑為直棊賢院  
知越州各從其請也僑尋卒贈絹百匹贈絹據政日九  
今附 此



辛未大理評事梁子奇言官員犯罪應坐舉主者乞今  
後會問合斷人依舊取勘定斷又犯罪者與大理寺曾  
薦舉之人乞本寺丞司直評事依元祐編敕被差檢法  
有嫌聽迴避法許自陳差別官定斷從之

王申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知成德軍寶文閣

直學士知成德軍謝景溫知揚州八年四月十八日清

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存為吏部尚書實錄在

御史臺言借用官物豫將事訖月日先報所借

官司借出官物過元數事訖五日不回納者報所屬拘

收從之新本左朝議大夫權工部侍郎李周為集賢

院學士知邠州始周自陝西運使以太常少卿召遂權

工部侍郎言者論周在陝西自便親黨周亦自請補外

乃除集賢殿學士出守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不復除  
周始為之尋詔集賢院學士如曾任權侍郎已上人充  
者班列在太中大夫之上周權工侍在去去年十二月十日

詔今并書李周舊傳云周與孫固厚善上閏月二十八日  
政詔為職方郎中錄辨日大臣舉其類也其固預大  
非薦材而直以所不避若周之召果出于孫固安知固  
方郎中乃元豐八年九月厚善乎刪去十一字按周除  
侍郎言者論周在陝西自便親黨固請外除其因緣微  
士知邠州凡恩數視待制自便親黨固請外除其因緣微  
幸素亂名器而朝廷未之改也新錄辯日按邵伯溫辨  
誣曰周自名器而朝廷未之改也新錄辯日按邵伯溫辨  
士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不欲與待制乃除集賢院學  
如權侍郎所請凡恩數視待制不置奏薦恩例如修撰儀  
特出私意詆誣合刪去三十字舊錄又云紹聖四年坐  
所附會姦黨人同惡相濟追貶唐州團練副使新錄云  
呂相不立黨門下士不能進用喜秦觀不除正館職  
創置校黃本黨門下士不能進用喜秦觀不除正館職  
郎為太府卿權書用之李周以熙甯中為監司元祐為  
集賢院學士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不置奏薦恩例如修撰儀

修撰儀物如權侍郎紹聖初章惇為蔡卞所劾以呂相除李周集賢院學士除秦觀校黃本為罪責嶺表以死可傷也按大防當日被責何止太子太保致仕張

此二事然二事亦悖下所指耳

方平辭免宣徽使恩命章四上詔可七月六日除使環慶路

經略使章棻言前經略使范純粹奏慶州華池寨與華

池鎮夾河兩城相去密邇枉費戍守財用乞廢罷華池

寨只以華池鎮為寨臣竊見廢華池寨雖與華池鎮隔

河相去稍近正當控扼西戎來路兩寨之南係一大川

直入鄜延坊慶州界深慮緩急西賊寇邊遂可深入為

害不細乞並存華池兩寨令寨主在寨監押在鎮通管

仍分為東西寨從之

癸酉詔三路保甲今後冬教五都保以下不及千人縣

分作一月及千人或六都保已上分作兩月及一千五

百人或十都保已上分作兩月仍須弓弩教場屋舍足

備如有不備即依舊條先是逐路提刑兼提舉保甲司

相度以併月聚教為便故有是詔大理寺言配軍並

不許特行投換在京已投換者但犯杖以上罪並依元

罪重數配出若自首并已投換充作坊工匠而犯杖以

上罪非犯盜及餘犯情重者聽免從之

甲戌太僕寺言與左廂根究利害魏公旦提點諸監司

段綽詢訪鄆州東平監乞增置棚并候將來增添馬數

申奏取旨又言衛州淇水監乞改為第一監養牧孳生

羣馬復置第一監牧養調習雜犬馬二千匹皆從之

丁丑降授承議郎監永州鹽邢恕展一暮敘恕責在四年五月二

十八日此據

政目增入

戊寅戶部言六曹寺監親事官若承送人及杖直獄子因違犯逃亡或已經勒停不許于本司再投即元犯非情重者滿一年聽于別官司投名以理斷日為始經非次赦在原免而元不曾結斷者以遇非次赦日為始並狀中通具前犯因依年月召保二人取會舊司詣實當職官審量收係若隱落過犯或改易名姓於本司及別官司投名者杖六十保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減二等許人告每名支賞錢一十貫從之無新

己卯刑部言決大辟以刑名類聚每半年于春秋季以聞仍籍數至歲終比前一年所斷多少準式造冊限次年春季投進從之

庚辰詔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靈仙觀宋用臣與敘忠

州刺史

政日二十四日宋用臣敘遙刺九月四日范祖禹繳還今并祖禹奏議卻係之二十五日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言臣竊以宋用臣凡所建置

莫非害民大興土木無時休息陛下嗣位纔及旬日用

臣所領一切停罷京城之民無不鼓舞用臣所用縣官

財物有司總不能計其多少之數隱盜出沒皆不可知

此乃國之大賊民之大蠹所宜流竄遐荒以謝萬姓陛

下初止用寬典今敘復遙郡刺史則州團練防禦使將

來皆以歲月次第還之何以懲戒姦宄之人伏望聖慈

原其罪惡永不收敘詔用臣候今任滿日取旨 先是

呂大防與同列議南都宮闕不修可以五萬貫修之因

移用臣為管轄鴻慶宮令措畫王巖叟密以短封告大

防及劉摯曰若復使用臣預土木必動議論摯甚然之

大防不答逾半歲而用臣復敘卒罷之

九月初四日寢敘忠州刺史之

命今并書之呂大防欲令用臣修南京據王巖叟三月二十八日所錄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可考九朝紀事本末云呂大防劉摯朋黨 戶部言災傷縣放稅及七分賑濟廩糧

不足者令佐勸諭積儲之家減價出賣或以錢粟借與貧家乏人戶雖有利息候豐熟日官為受理若猶不足者預具見在及約用之數奏聞從之

壬午詔今後左右廂諸監使臣並依舊河南北監牧司敕令提點官奏舉 是日夏人以十五萬眾入寇圍麟

州及神木等寨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虜畜產甚眾 先是知太原府范純仁聞熙

河分畫之議久未決恐邊臣不守大信致夷狄猜阻乃奏疏言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懷柔西戎恩德備至至於

冊封賜地皆出宸斷遂使累年之間戎馬不能犯寨蕃

漢生靈全活無數好生之德格乎皇天故使百穀屢登四海豐樂此帝王之盛事太平之大本也近日傳聞熙

河邊臣分畫地界吝惜向來久廢寨地以為要害未欲給賜致其偃蹇不從以至未能罷兵邊事難了竊恐蓄

疑敗謀事久生變萬一姦人間謀復致猖狂容之則虧損國威討之則前車未遠連兵不解勞費無期若或饑

饉相因兵民乏食則雖有智謀之臣未易為計如此則功虧一簣併棄前恩伏望陛下深留聖念特務遠圖不

舍易而為難不以小而妨大檢會元約朝旨特賜允從遵孟子樂天之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則天下幸甚臣受

恩至重職與邊臣過計深憂不能緘默惟陛下矜憐曲

加采納 又言司馬光爲陛下陳棄寨之策及後來換  
易生口并降賜封冊臣實皆與其議味者尙多不以爲  
然至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今與西夏君臣體分已定惟  
有分畫地界所較不多若去城寨二十里內雖夷狄無  
厭亦可以理開諭必肯依從以臣愚慮但恐邊將貪功  
生事不樂罷兵將去城寨二十里外聖恩已許給賜或  
向來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卻欲築城占  
守則虧朝廷大信誤國家前謀不可不察議者或謂夷  
狄無厭與之必將更有邀求竊以祖宗朝兵勢國力尙  
因德明歸順賜以數州元昊稱臣加國主之號蓋欲安  
民息戰不以小利玩兵後來彼國果自服從亦何嘗更  
有干犯而況今日所損利害絕小惟聖明深慮昔樊噲

欲以十萬橫行匈奴中季布指爲面謾武夫邊將之言  
多若此類上誤先朝不少今可爲鑒 又言臣近入劄  
子爲夏國分畫地界未定恐邊將斬地失信復致用兵  
所陳利害頗明必已上達天聽近日伏覩樞密院指揮  
及諸路關報西人頗有點兵侵犯漢境或聞邊將多亦  
乘此希功先動恐至秋涼再爲邊患臣是以夙夜過憂  
不能緘默臣伏見陛下始與司馬光等議定大計今乃  
爲邊將貪鄙之論沮害遠圖前捨四處已成之寨換易  
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乃傳聞復畱兩堡從來不  
守之地再起事端以招纏兵致寇之患昧聖君舞干之  
化進市道苟得之謀則其是非輕重不待詳陳蓋今日  
斬地之邊臣多昔年生事之黨類朝廷若不早悟必恐

復繼前車將致聖恩無由下通天威不以義動生靈受  
弊後害難量臣之區區實在於此日近坤成節夏人進  
貢在庭若有所請不至乖悖伏望聖慈特賜寬納或令  
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或邊臣未能宣達朝廷  
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候朝廷相度指揮然後嚴戒  
邊臣分畫地界並依已行詔旨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  
端則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天下幸甚臣前來所上劄子  
更乞檢會看詳特垂收采自真廟朝與契丹講和懷撫  
有道兩國情通小人不致生事間諜今將百年生靈安  
帖自古和戎所未曾有今來西夏雖是小國亦未可輕  
況自興兵以來恩信未孚動生疑阻加以邊將慣得厚  
賞樂於生事邀功多是先自引惹卻稱西人侵犯造起

邊患朝廷不知致使夷狄之情無由通達此風不除難  
得安靜伏望朝廷常加審察累奏不報及是即引罪自  
劾乞賜譴黜又累奏乃移河南二月十九日移河南  
范純仁行狀云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不耕地為  
控扼而策為陛下議地久不決公因言臣與司馬光陳  
棄若之謀復畱兩堡之地將再起事端以招人後患望  
蓄疑敗令分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章并乞錄示邊臣  
夏人犯麟府神木若無所得而去朝廷猶詰責將吏公  
一無所辨累府上書待罪乃上曰無所去而何罪之有  
請不為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南府初刑部  
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奏當考  
有劫殺人獄侍郎彭汝礪引例乞加貸配執政不以汝  
礪所言為是降特旨皆殺之汝礪執不可其一狀云臣  
看詳刑部自祖宗以來法與例兼行強盜殺人不分首  
從在法皆死強盜一次及盜殺人其非為首及元不曾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商量殺人後來徒中殺人或殺人不曾見不曾聞不曾  
知或曾有悔戒之言在例皆貸前後甚多再詳劉儉舊  
不曾爲強盜後來受楊宗結架劫劉寶家財物到本人  
家等人出來劉儉爲行得腳困於本處地上睡著財主  
劉譚開門出來其楊宗刺傷劉譚隨入堂前行搶刺傷  
劉清劉寶其楊宗把劉清等控縛時劉儉方睡覺入堂  
前劉儉叫道不要傷他人皆應前項一次強盜不爲首  
及不曾商量殺人後來徒中殺人及殺時不見不聞不  
知及曾有悔戒之言合行貸放等例刑部一次具因依  
取指揮奉聖旨依斷後來又詳具因依申都省乞更詳  
酌指揮及刑部官至都堂巡白臣亦與同部范純禮至  
宰相處巡白皆不聽臣辭已盡臣力已竭無所可以關

說緣今來刑部雖已付開封府施行緣須御史臺審察  
欲望聖慈深加哀恤特賜指揮下御史臺取索前後公  
案及體例仔細看詳取旨施行庶幾盡古人欽恤之慈  
全二聖好生之德上存祖宗之故事下安有司之分守  
或朝廷以臣所論不當雖坐流竄不辭其二狀云臣檢  
會近聞開封府奏軍人張全爲殺死阿蘇合處死者臣  
伏念祖宗恩德博厚法令寬簡其風化入人也深故有  
司詳閱案牘上下皆以矜恤爲事每有一事可疑議論  
反覆至于三至于四其言未嘗不從厚至於大辟必其  
無可奈何然後敢行其明謹用刑前代蓋未有也今朝  
廷一日萬機不及細務其原察情實必不能如有司之  
深盡其間閱視案牘必不能如有司之詳其檢用條例

必不能如有司之熟今有司皆以爲不可殺朝廷必以爲可殺是朝廷敢於殺人不敢於生之也朝廷好惡有司以爲表其所行有司以爲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朝廷議刑欲重則有司皆將以深入爲事其弊可立待夫朝廷所行則有司便據以爲例昔者強盜不與謀者貸今殺之強盜殺人而不與聞知者貸今殺之自此殺人不可勝數矣於二聖好生之德其爲累不淺此不可不謹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大仁普施兼並天地雖一草木螻蟻猶欲愛全保惜況于人民哉伏望陛下苟有可生亦何所吝執政怒降旨責罰刑部官吏而釋汝礪不問汝礪言愚陋不習刑名之學貪恩冒昧動卽顛謬臣竊詳元祐公式令諸奉制書及事已經奏而理有

不便者速具利害奏聞臣以許萬等刑名繫于生死雖已得旨猶不敢決是致再具狀申尙書省乞更賜詳酌指揮其議論多自臣始今來郎官人吏皆被責罰臣獨蒙免實所未安欲乞明正典刑以懲不恪臣見兼權吏部侍郎更不敢供職見居家聽候指揮又言臣比蒙恩差充皇帝賀北朝生辰使旣已受命今臣以議刑不當已奏乞明正典刑以懲不恪乞照會改差官前去又言中書省奏上件申請未有體例臣檢會式令在前竊以謂天下之事雖聖人不能無失也失而能救之雖失而非失也故命令之出尙書省勘會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若有不便有司得論蓋非妄也刑莫重於殺人今殺人有疑而不得議其爲失大矣夫在下者肯與在



上者辨甚難在上者能致在下者之言亦難今朝廷操是非擅禍福以臨有司蓋甚可畏使其有所辨也至或威之以責罰其誰敢有言哉今日有司守法至于特旨卽非有司所當與決可否今殺人固大矣使事有大于殺人者而有失焉有司其可以不請乎今殺強盜一名而已使殺人多而有誤焉有司其可以不請乎又言刑部近準戶部左曹關準敕斷罰官吏臣已具狀奏乞加貶逐除東南一差遣去訖緣逐項申稟各有情理因依及前後條例須致逐項開析除許萬已得朝旨貸配更不須開析外其張全劉儉雖有逐項罪犯然各有可憫情理今略具始末卽知有司所申稟者非妄也張全母阿开自小爲父所棄阿开不得侍養父死後方得母同

居不分阿蘇將母阿开親去馬僕射家作衣鉢被人非說以爲羞辱及阿蘇鬪唆母要分離全存住不得自投河及自縊不死後因此殺死阿蘇比之故殺人其情不同又後來事未敗露能自言殺人情由及自叫收捉與興化軍施滿謀殺貸配例略同劉儉受楊宗結架初不曾計謀殺人逐賊到門外人少不敢行威力只在中門外等被傷主出來其劉儉爲病腳因去彼睡著不至被傷主開門是劉譚楊宗入中門殺傷人劉儉睡覺走入中門口稱道不要傷他人其被傷主亦聞此語自來強盜不見被傷主人各有例貸配汝礪前後凡五六奏不聽仍詔汝礪疾速赴部供職

癸未

閏八月二日

汝礪又言臣累奏乞特加貶逐不敢赴

部供職詔令疾速赴部供職臣不肖既自失厥職更以  
愚誠上瀆至三至四慄然震懼寢食并廢臣伏念人臣  
之視其君其尊則天地也其親則父母也萬物無所逃  
於覆載人子不可一日去其親若夫愚懦不得其官鄙  
固或病厥事則下不敢自安上亦無所用矣再念臣罪  
戾餘生加以病疾冒恩就職必不克濟惟皇帝太皇太  
后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投諸冗散使得自省改畀賢才  
典司邦憲庶能奉法守以稱二聖好生之德臣雖屏廢  
蓋猶有補臣終不敢赴部供職見居家聽候指揮伏乞  
檢會累奏施行貼黃稱臣頃以罪戾出知徐州後蒙恩  
賜還戴天履地未報萬一復此失職理當自劾使臣稍  
可以處何敢至於三四不恭為罪臣且自知將致人言

復汙邦憲惟祈矜恤即賜允從後六日詔汝礪改禮部

侍郎九月四日改禮侍今并書

當貸而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執政以為可殺汝礪以為

而罰其屬汝礪言奉制書而有不許論奏法也且汝礪

屬罪自効請去章四上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屬免罰汝

礪猶未出再徙禮部賜告其家御史助言并其屬免罰

當考蓋猶指此事八月甲子可考

甲申詔淮南路轉運司根洽馬守珍交通趙君錫王鞏

事狀以聞從右正言姚勛論奏也八日論奏在八月二十

錄于閏月二十八日乃書其大略并下淮南運司根洽

指揮今別刪修仍存實錄于後或移勛全章入此削八

月二十八日所書十月六日鞏特衝替右正言姚勛言

腹心奉郎王鞏昨為揚州通判日以本州人吏馬守珍為

珍即承趙君錫以踏逐為名收馬守珍充御史鞏令御史

以欺為職朝廷不加懲創何以杜私枉之門詔淮南南路轉運

司根治 都水監言請諸路沿河隄堰物料聽相度緊

慢多寡移那支用從之 京東西路提刑司言諸路州

軍公庫器皿什物等若不係年額錢物置到除遇造麴

時月或物價乘賤闕錢支用委非假託侵使聽典質應

副知州限任內抽收了當外其餘即不得於民間及抵

當庫質當錢物如有違犯其干繫官吏依編敕以官文

書質當錢物法科罪從之新 祕書監王欽臣乞差真

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每月支錢五千緡詔從之

仍令祕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

索先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 給事中范

祖禹言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祕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

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

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

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

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

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物四館朽蠹相仍居中

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

臣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

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

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祕府不能備

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

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

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材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校對書皆取正于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朝廷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惟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

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謹昔熙甯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詔誘說摩正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于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祕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祖禹自注此疏以閏未其從詔罷少府監造皇后禮冠首飾御集閏八月

違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五終



